

校刻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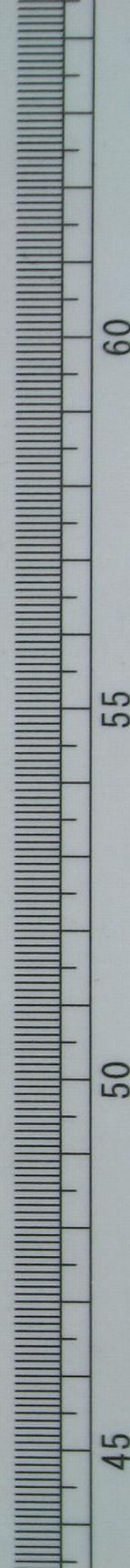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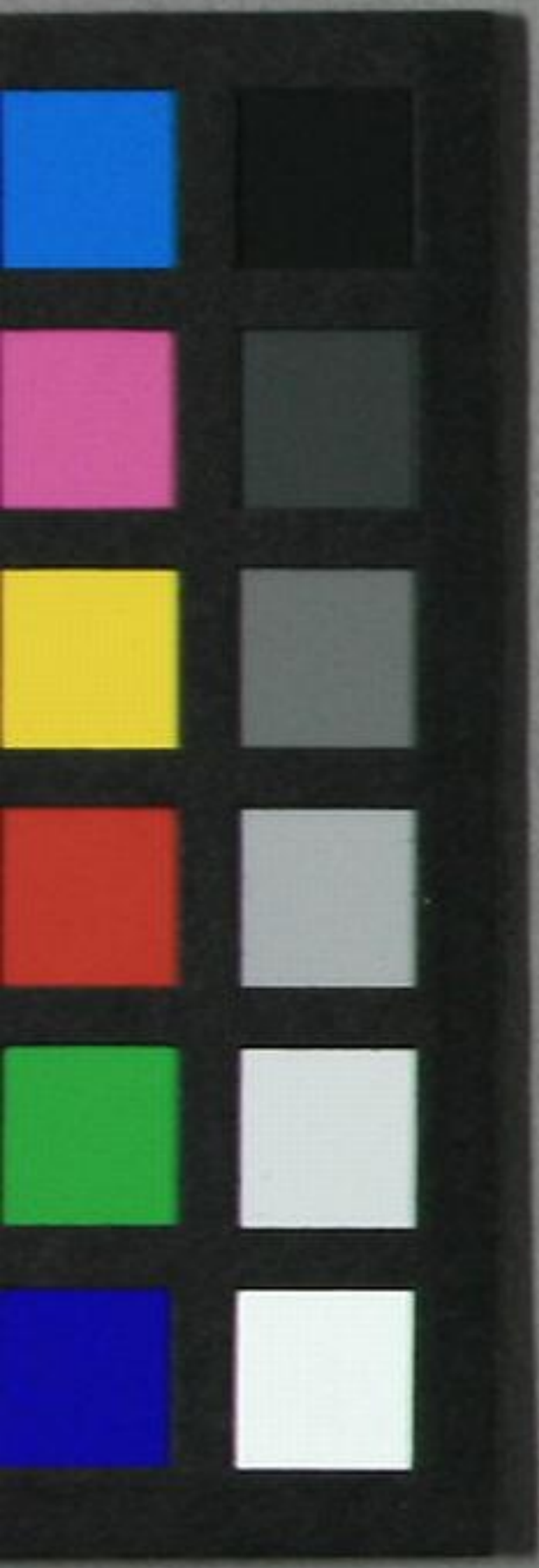
九十四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1

94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三

起昫蒙作噩十一月盡柔
兆闕茂三月不滿一年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下

同光三年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於七里亭

亭去成都城七
里因以為名

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

効回鶻曳隊
以入宮也 丁酉出

見羣臣於文明殿

按五代會要梁開明元年改洛陽宮貞觀殿為文明殿貞觀
殿洛陽宮前殿也唐昭宗遷洛後更名今蜀亦有文明殿蜀

宮做唐宮之制意
文明唐末殿名也

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救國患戊戌李

紹琛至利州修桔柏浮梁

桔柏浮梁為蜀所
斷故修之以濟

昭武節度使林思鏐

先棄城奔閬州

蜀置昭武節度于利州九域志利
州東南至閬州二百三十五里

遣使請降甲辰魏王

繼岌至劍州

九域志劍州東北至
利州一百九十里

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

通鑑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紀三

010190617241

1821-94

蜀漢
宮天啓

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蜀置武信軍於遂州王宗弼至成都登太玄門嚴
兵自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勞力到翻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巳
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於西宮收其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使親
吏于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子承涓仗劍入宮取
蜀主寵姬數人以歸涓涓圭淵翻丙午宗弼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李
紹琛進至綿州九域志劔州西至綿州二百八十里倉庫民居已為蜀兵所燔又斷
綿江浮梁斷丁管翻綿州謂之左綿以綿水逕其左故也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
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
彼且迎降不暇降戶江翻下同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
近關折吾兵勢近關即謂鹿頭關折之舌翻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言深入之兵利難
于以持久于颺忽震蕩乃與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從才用翻溺死
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九域志綿州西南至漢州一百八十九里居三
日後軍始至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

蜀漢
宮天啓

上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九域志漢州南
至成都九十五里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蜀主引
嚴見太后以母妻為託宗弼猶乘城為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
乘登也去羌呂翻己酉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
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鐸草降書降表以上皇帝降書以達軍前鐸口駭翻遣兵
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王宗弼稱蜀君臣久
欲歸命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熒
惑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尙書成
都尹韓昭佞諛梟于金馬坊門金馬坊在成都城中以有金馬碧雞祠因而名坊又有碧雞坊內外馬
步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
顧在珣及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僅得免
死妓渠綺翻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辛亥繼岌至德陽九域志德陽縣在漢

一本得
作乃
舊史皆
德陽促

德陽促

通鑑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紀三 州東北八十五里 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於西第 已奉表降唐不敢 稱西宮故稱西第 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

八上宜

物而遣之 宗弼之獻繼岌之留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李紹琛留漢州八日以俟都統

倍僞傳

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遷橋 按薛史升遷橋在成都北五里 蜀主白衣街

昇遷傳

璧牽羊草繩縈首百官衰絰徒跣與櫬號哭俟命 衰倉回翻櫬初觀 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 唐昭宗

大年辛卯

師至克蜀凡七十日 考異曰實錄自興師出洛至定蜀城計七十五日薛史 因之按唐軍九月戊申離洛城十一月丁巳入成都止七

大年辛卯

得節度十 武德武信永平武泰鎮江山南武定天雄 州六十四 薛史之誤也 武興昭武凡十節度西川為蜀都不與也 歐史職方考前蜀所有益漢彭蜀綿眉嘉劍梓遂果閬普陵資簡邛黎雅維茂文龍 黔施夔忠萬歸峽興利開通涪渝瀘合昌巴蓬集璧渠戎梁洋金秦鳳階成五十三州 已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繪錦共以千萬計 薛

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 薛 倨翻曰是老夫之過也 高季興

百七十二 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 梁震之料莊 卷元年 安知其不為吾福乎 荆南之福則未聞也以三郡之地介乎 楚王殷

本本目乎本一 本本目乎本一 本本目乎本一

聞蜀亡上表稱臣已營衡麓之間為菟裘之地 衡麓衡山之麓也山 使營菟裘吾將老焉馬殷言將致事而願上印綬以保餘齡 齡年也記文王 歸老於衡麓聞蜀亡而懼也菟同都翻 願上印綬以保餘齡 世子曰古者謂 年齡齒亦齡 上優詔慰諭之 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位在董璋

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 數所 紹琛心不 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櫟相從 樸蒲木翻櫟蘇谷翻樸櫟小 木以喻董璋小材也

反帖囁於郭公之門 帖叱涉翻囁而涉 謀相傾害吾為都將 帝命李紹 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 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十一月 為左相虞候故云然

崇韜表璋為東川節度使 考異曰莊宗實錄十二月丙寅以靜難節度使 董璋為東川節度副大使又康延孝傳云郭崇韜 除董璋為東川節度使延孝與華州節度使毛璋見崇韜請以二部任尙書為東川帥 崇韜怒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不及二旬崇韜為繼岌所害按大軍以十一月二十 八日丁巳入西川至十二月八日丙寅除董璋東川凡十日明年正月八日殺崇韜至 此凡六十日而云不及二旬崇韜遇害日月殊不相合蓋十二月丙寅崇韜始表璋鎮

通鑑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紀三

東川之日耳非降制日解其軍職解董璋軍職則李紹琛不得以軍法也不及二旬亦恐誤令之此崇韜之所以保護董璋者也紹琛愈

怒曰吾冒白刃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昌莫北翻乃見崇韜

言東川重地任尙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任國時以工部尙書參預軍機帥所類翻崇韜

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帝遣宦者李從

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為都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郭

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

謁外牙門索然索蘇各翻索然言寂寞也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

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妓渠綺翻遺唯季翻魏王所得不

過匹馬束帛唾壺塵柄而已塵之庚翻從襲等益不平王宗弼之自

為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為節度使崇韜陽許之考異曰實錄薛帥許之按崇韜有識畧豈可與大兵取西川反以與宗弼乎此庸人所不為也蓋于時宗弼尙據成都崇韜恐其悔而違拒故陽許之以安其意耳既而久

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帥讀日率從襲等因謂

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橫戶孟翻今又使蜀人請己為帥帥所願翻其志

難測王不可不為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不

可離廟堂郭崇韜官侍中故繼岌稱之離力智翻豈肯棄元老於蠻夷之域乎且此非

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貳

此段自平蜀之功以下為李紹琛反張本自初帝遣李從襲從繼岌以下為殺郭崇韜張本會宋光葆自梓州來訴王

宗弼誣殺宋光嗣等又崇韜徵犒軍錢數萬緡於宗弼宗弼斬

之稿苦到翻斬居焮翻士卒怨怒夜縱火誼譟崇韜欲誅宗弼以自明己

已白繼岌收宗弼及王宗勳王宗渥皆數其不忠之罪數所具翻族

誅之籍沒其家蜀人爭食宗弼之肉辛未閩忠懿王審知卒

年六十四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汀州民陳本聚眾三萬

圍汀州延翰遣右軍都監柳邕等將兵二萬討之監古衙翻癸酉

王承休王宗泖至成都十月自秦州上道為始至成都魏王繼岌詰之曰居大鎮

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則何以不降對曰

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者幾人對曰萬二千人曰今歸者幾

紀事本末
以字下
平廣記
見開氏

郭崇韜
宗弼
繼岌

通鑑卷一百七十四 後唐紀三

作何不
早降

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萬人之死矣。皆斬之。并其子。丙子。

以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洛

陽。召之至洛陽而後赴鎮帝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段徊等。惡鄴

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段徊必宦者也皆曰。北都非張憲不可。憲

雖有宰相器。郭崇韜薦張憲為相。帝欲用之。故段徊等云然今國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子

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衡工比之北都。獨繫一方安危。不為

重也。乃徙憲為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以尹知留守事。非正為留守也以戶部尚

書王正言為興唐尹。知鄴都留守事。正言昏耄。帝以武德使史

彥瓊為鄴都監軍。後唐武德使本掌宮中事。明宗時嘗旱。已而雪。彥瓊本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掃雪。是其證也彥瓊本

伶人也。有寵於帝。魏博等六州軍旅金穀之政。皆決於彥瓊。威

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諂事之。為王正言史彥瓊不能守鄴都張本初帝

得魏州銀槍効節都近八千人。以為親軍。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近其斬翻皆

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

加賞賚。既而河南平。梁滅而河南平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

厭。厭于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

輦艱澀。漕水運輦陸運澀色立翻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

於上東門外。洛城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左曰上東。右曰永通。九域志洛陽上東門建春門皆為鎮屬河南縣蓋喪亂丘墟非復盛唐之舊也望

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採蔬

於野。百十為羣。往往餒死。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己卯。獵於

白沙。皇后皇子後宮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龕

澗。癸未。還宮。自白沙至龕澗其地皆在洛陽東按薛史李愚避難居洛表白沙之別墅龕澗近伊闕從才用翻龕苦含翻時大雪。

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饑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

得則壞其什器。僵居良翻壞音怪撤其室廬。以為薪。甚於寇盜。縣吏皆

竄匿山谷。有白龍見于漢宮。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龔。見賢通

長和驃信鄭旻。遣其布燮鄭昭淳。求昏於漢。漢主以女增

城公主妻之。長和即唐之南詔也。唐末南詔改曰大禮。至是又改曰長和。五代會要曰。郭崇韜平蜀之後。得王術

晉德傳
漢宮新
南宮漢
世南宮
此家南
春秋十
漢取同
要志鄭

紀事本
末常作

所得蠻俘數十以天子命令人入其部被止于界上惟國信蠻俘得往續有轉牒稱督爽大長和國宰相布燮等上大唐皇帝舅奏疏一封差人轉送黎州其紙厚硬如皮筆力適健有詔體後有督爽陀會忍爽王寶督彌勒忍爽董德義督爽長垣緯忍爽楊希燮等所署有采牋一軸轉韻詩一章章三韻共十聯有類擊筑詞頗有本朝姻親之意語亦不遜

成德節度使李嗣源入朝 閏月己丑朔孟知祥至洛陽帝寵待甚厚 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豆盧革以下皆莫知為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為古者量入以為出量音計農

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折納謂抑民使折估而納其所無紐配謂紐數而科配之也農亦可以小

休矣帝即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丁酉詔蜀朝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

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獎任又賜王行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誓之以三辰而終殺之非信也庚子

彰武保大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萬興卒 梁貞明四年高萬興兼鎮鄆延武軍鄆保大軍 以其子保大留後允韜為彰武留後 帝以軍

儲不充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以虛實謂吳近在淮南不宜使之知中國虛實上時掌翻乃止 辛

亥立皇弟存美為邕王存霸為永王存禮為薛王存渥為申王存乂為睦王存確為通王存紀為雅王 郭崇韜素疾宦官嘗

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它日得天下驪馬亦不可乘驪食陵翻精馬也呂知柔

竊聽聞之呂知柔時為都統牙通謁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

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

及見禮節又倨宦官固可疾然天子使之將命敬之者所以敬君也烏可倨見哉唐莊宗使刑臣將命于大臣非也郭崇韜倨見之亦非也嗚呼刑臣將命自唐開元以後皆然矣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萬福

而郭公專權如是郭廷誨擁徒出入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

本紀在宗 存美在宗 存霸在宗 存禮在宗 存渥在宗 存乂在宗 存確在宗 存紀在宗 存雅在宗 存美在宗 存霸在宗 存禮在宗 存渥在宗 存乂在宗 存確在宗 存紀在宗 存雅在宗

表已為
帥本傳
係諸崇
前則與
相後文
可從似

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已為蜀帥。帥所類。又言。蜀地
富饒。大人宜善自為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
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
具以語劉后。語牛倨翻。下語之同。后泣訴于帝。請早救繼岌之死。前此帝
聞蜀人請崇韜為帥。已不平。至是。聞延嗣之言。不能無疑。帝閱
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筭。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
聞蜀破。其珍貨皆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
錢百萬緡。名馬千匹。它物稱是。廷誨所取。復在其外。稱尺證翻。復
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于色。及孟知祥將行。帝語之曰。
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為朕誅之。為于。偽翻。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
不宜有此。侯臣至蜀察之。苟無它志。則遣還。還從宣翻。帝許之。
壬子。知祥發洛陽。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復扶又翻。下后復同。
蓋帝所置。亦內。諸司使之一也。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

紀事本
末上上
有主字

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觀莊宗所以命孟知祥馬彥珪者如此。彼亦不
能自全矣。彥珪見皇后。說之曰。說式。內翻。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
朝夕。今上當斷不斷。言帝詔旨持兩端。無決然。使殺崇韜之命。斷丁亂翻。夫成敗之機。間不容
髮。安能緩急稟命于三千里外乎。成都至洛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見舊唐書地理志。皇后復
言于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
退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石壕村在陝縣東新安
投石壕村者也。九域志。陝州陝縣有石壕鎮。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知祥竊歎曰。
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孟知祥倍道而行。非能救郭崇韜。初楚王殷
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
軍都判官高郁策。軍都判官。諸軍都判官也。高郁在鑄鉛鐵為錢。商旅
出境。無所用之。皆易它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
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
未幾。民間機杼大盛。幾居豈翻。高郁佐馬殷治湖南。巧于使吳越王鏐

通鑑卷之...

遣使者沈瑫致書以受玉册封吳越國王告於吳瑫土人吳人以其國名與己同嫌其居越而兼吳國之名不受書遣瑫還仍戒境上無得通

吳越使者及商旅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上之上

諱嗣源應州人本夷狄無姓氏父電鴈門都將帝少名邈信烈太祖養以為子乃姓李名嗣源即位後改名亶

天成元年是年四月方改元見下卷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繼曠李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河中節度使尙書令

李繼麟自恃與帝故舊且有功梁之乾化二年朱友謙即以河中附晉故自恃故舊自附晉之後晉王與梁人戰于河上遂拒不

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

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為討己故驚懼閱兵自衛又曰崇

韜所以敢倔彊於蜀者從才用翻偏其勿翻彊其兩翻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

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

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說人獲罪矣侍中謂崇韜功高以其有滅梁蜀之功非己之所能及也譏人指伶宦也魏王

繼岌將發成都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

已定也部署行留猶言臨發也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

彼無豐端安可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復扶又翻且主上

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

一崇韜聞之中途為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

已從之甲子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

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搥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則

瓜裂郭崇韜蓋與二子俱至繼岌所故同時見殺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饒陽李崧謂繼

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

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

書吏數人登樓去梯去羌呂翻矯為敕書用蠟印宣之以蠟摹刊為中書省印以印敕書而

通鑑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紀三

通鑑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紀三

通鑑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紀三

通鑑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紀三

通鑑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紀三

通鑑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紀三

通鑑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紀三

通鑑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紀三

莊宗紀

妄為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帝。故朱友謙。郭崇韜。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為謠言所屬。屬之帝遣朱守殷

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勳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振

於願。遠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當

耳。李嗣源答朱守殷之言。安於死生禍福之際。英雄識度。自有不可及者。時伶官用事。勳舊人不自保。嗣源

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魏王繼

岌留馬步都指揮使陳留李仁罕。馬軍都指揮使東光潘仁嗣。

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揮使浚儀張業。牙內指揮使

文水武漳。驍銳指揮使平恩李延厚。戊成都。為諸將在蜀卒為孟知祥効死張本甲申。

繼岌發成都。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為後軍。行止常差中軍一

舍。三十里為一舍。差後於中軍三十里也。帥讀曰率。二月己丑朔。以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

樞密使。代郭崇韜魏博指揮使楊仁叢。長知將所部兵戍瓦橋

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岌。自王於蜀

况翻 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帝密敕鄴都監軍

史彥瓊殺之。澶州魏博巡屬也。故密敕魏博監軍殺朱建徽。澶時連翻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

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史彥瓊以武德使出為監軍。稱其內職又訛言云。皇后

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弑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

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叢曰。主上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

力也。謂因魏博兵力以破梁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

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

使相見。言使之留屯貝州不許還魏州也。九域志貝州南至魏州二百二十五里今聞皇后弑逆。京師已亂。

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與兵致討。以吾魏

博兵力足以拒之。皇甫暉銀槍效節卒也。從莊宗戰河上。習見安知不更

為富貴之資乎。仁叢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又殺之。校戶

莊宗紀
知上言作

據目
及莊宗
當制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十一

唐延至武連縣發日申
先丙日申
三本界
作地

通鑑卷二百七十四

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紹榮元行欽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

將騎三千詣鄴招撫將即亮翻下同騎奇寄翻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郭崇

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咕囁誰門乎復扶又翻璋懼謝

罪魏王繼岌軍還至武連還從宣翻武連漢梓潼縣界宋置武都郡及下辨縣又改下辨為武功縣後魏改為武連縣唐屬劍

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五里遇敕使諭以朱友謙已伏誅令董璋將兵之遂州

誅朱令德時紹琛將後軍在魏城西魏置魏城縣于巴西唐屬綿州九域志在州東六十五里宋白曰魏州本漢

涪縣地西魏於涪縣立潼州析此立為魏城縣李膺記云聞之以帝不委己殺

令德而委璋大驚俄而璋過紹琛軍不謁紹琛怒乘酒謂諸將

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至於

去逆効順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犄居蟻翻謂朱友謙以蒲同附晉相為犄角以破梁

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矣朝直遙翻冤哉天乎奈何

紹琛所將多河中兵將即亮翻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

王何罪闔門屠膾號戶刀翻朱友謙再以河中附晉晉封為西平王闔門屠膾謂其家悉誅夷也我若歸則與

王繼岌至泥溪紹琛至劍州遣人白繼岌云河中將士號哭不

止欲為亂丁酉紹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

置等使移檄成都稱奉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間眾至五

萬戊戌李繼岌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不以符印與之促令

詣闕唐僖宗光啓三年李茂貞據鳳翔至是而代其後明宗復令李繼岌鎮鳳翔己亥魏王繼岌至利州李

紹琛遣人斷桔柏津斷丁管翻桔吉屑翻繼岌聞之以任圜為副招討使將

步騎七千與都指揮使梁漢顥顥魚容翻監軍李延安追討之異曰考

莊宗實錄己亥繼岌奏康延孝叛遣任圜追討按延孝丁酉叛于劍州豈得己亥奏報

己至洛廣本己亥魏王至利州桔柏津使夜來告繼岌言李紹琛令斷浮梁繼岌署任

圓為副招討使令率七千人騎與都指揮使梁漢顥監軍李延安討之今從之庚子邢州左右步直兵趙太等

四百人步直兵謂步兵長直者也據城自稱安國留後詔東北面招討副使李

紹真討之李紹真即霍彥威辛丑任圜先令別將何建崇擊劍門關

下之恐李紹琛拒守劍門關故先擊下之紹琛將何所至哉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

通鑑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紀三 十一

紀事本末

以敕招諭之。趙在禮以羊酒犒師。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

相公誠善為敷奏。犒苦到翻。李紹榮以節度使同平章事。故稱之為相公。所謂使相也。後之世凡建節者皆稱相公。為于偽翻。得

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敕徧諭軍士。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

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其眾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

聚譟掠敕書。手壞之。掠奪也。壞音怪。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

帝怒曰。克城之日。勿遺噍類。噍才。笑翻。大發諸軍討之。壬寅。紹榮

退屯澶州。甲辰夜。從馬直軍士王溫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

擒斬之。從才。用翻。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

與梁相拒於得勝。得勝即。德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還。徒挑。

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

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為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謙數

以私財饗從馬直諸校。數所角翻。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及王

溫作亂帝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為

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

盡阮若曹。若猶。汝也。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為久計也。由是親軍

皆不自安。為張破敗作亂。郭從謙弒逆。張本。郭崇韜勳舊也。以無罪而族。康延孝

將校之心不自安也。乙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止不使。至洛陽。先是。帝諸弟。

雖領節度使。皆留京師。但食其俸。先悉。薦翻。戊申。始命護國節度使

永王存霸。至河中。既殺朱友謙。故令存霸赴鎮以代之。丁未。李紹榮以諸道兵。再

攻鄴都。庚戌。裨將楊重霸。帥眾數百登城。帥讀。日率。後無繼者。重霸

等皆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降戶。江翻。朝廷患之。日發中使。促魏

王繼岌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圜討李紹琛。留利州待

之。未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李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趙太據邢州。未

下。滄州軍亂。小校王景戡討定之。因自為留後。河朔州縣告亂。

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

目錄自宗紀同

丁未先戊申一

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爲勳舊。帝心忌嗣源。

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它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

亦言。河朔多事。久則患深。宜令總管進討。時李嗣源雖留洛陽而蕃漢內外馬步軍都總管之官如

故若倚紹榮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

薦。內則李紹宏。外則張全義。及在廷之臣。甲寅。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延州言。綏

銀軍亂。剽州城。綏銀時爲夏州巡屬。延州以鄰鎮奏言之耳。趙珣聚米圖經。宋

川。西至夏州四百里。南至延州界三百四十里。北至銀州一百六十里。夏州東至銀州二百里。剽匹妙翻。董璋將兵二萬屯綿

州。會任圓討李紹琛。帝遣中使崔延琛至成都。遇紹琛軍。給之

曰。吾奉詔召孟郎。孟知祥妻太祖弟克讓女也。故呼爲孟郎。俗謂婿爲郎也。公若緩兵。自當得蜀。

既至成都。勸孟知祥爲戰守備。知祥浚壕樹柵。遣馬步都指揮

使李仁罕將四萬人。驍銳指揮使李延厚將二千人。討紹琛。浚既

壕樹柵。爲守城之備。又遣重兵出討。以兵有邂逅戰苟不利。則退守無倉卒失措之憂。

孟知祥初至西川。其審慎如此。然當時蜀之舊兵敗散已多。北兵留戍計不過數千。李

仁罕所將未必及四萬之數。更須博考。延厚集其衆。詢之曰。有少壯勇銳。欲立功求富

貴者。東照。衰疾畏懦。厭行陳者。西剛。得選兵七百人。以行

而貴精也。是日。任圓軍追及紹琛於漢州。紹琛出兵逆戰。招討掌

書記張礪。請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郭崇韜之爲招討使也。以張礪爲掌書記。崇韜既死。繼及以任

圓爲招討副使。以討李紹琛。故礪以募屬從軍。羸倫爲翻。誘音酉。圓從之。使董璋以東川羸兵先戰而

却。紹琛輕圓書生。又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

數千級。自是紹琛入漢州。閉城不出。三月。丁巳朔。李紹真奏。

克邢州。擒趙太等。庚申。紹真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

狗於鄴都城下。而殺之。是不足以懼皇甫暉等。適以堅其死守之心耳。辛酉。以威武節度

副使王延翰爲威武節度使。命王延翰嗣有閩土。壬戌。李嗣源至鄴都。

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詰去吉翻。是夜。從馬直

軍士張破敗作亂。考異曰。莊宗實錄。壬戌。今上至鄴都。癸亥夜。張破敗作亂。明日入鄴都。明宗實錄。三月六日。帝至鄴都。八日夜。破敗作

亂。薛史。莊宗紀。壬子。嗣源至鄴都。甲寅夜。破敗作亂。明宗紀。與實錄同。按長曆。此月丁巳朔。無壬子甲寅。今從實錄。及明宗本紀。帥衆大譟。帥

曰。率殺都將。將即亮翻。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戰。

下同。

一本及作尼

不能敵。亂兵益熾。從亂者愈衆也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為。對曰。

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貝州戍卒

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阮魏博之軍。謂皇甫暉等也。莊宗

城之日。勿遺。恐暉等不降。嘗有克近從馬直數卒。誼競。遽欲盡誅其衆。謂王温等亂也。郭

矯言帝意。以扇動張破敗等之亂心。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城中合

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為軍民之主。李

源官中書令。故稱之為令公。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為。

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環音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

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

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

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李嗣源以蕃漢馬步軍都總管統諸軍。與契丹敢不

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說式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

流散無所歸。我為公出收之。藉慈夜翻。為于偽翻。外兵謂城在禮乃聽。

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存。至者。漢州無城。塹樹木

無柵。乙丑。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鴈

橋。金鴈橋在漢州。維縣東。鴈江之上。俗傳曾有金鴈。故名。兵敗。與十餘騎奔綿竹。九域志。綿竹縣在

里。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

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飲於謂曰。公已擁節旄

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檻車邪。紹琛曰。郭侍中

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郭侍中如紹琛

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朝直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

兵倍道而東。孟知祥獲陝虢都指揮使汝陰李肇。河中都指揮

使千乘侯弘實。陝失冉翻。乘繩證翻。以肇為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弘實副之。

為李肇等為孟知祥用張本。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使治州縣。蠲除橫

賦。安集流散。下寬大之令。與民更始。孟知祥已有據蜀規摹。治直遣左

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揮使張業。將兵分討羣盜。悉誅

通鑑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紀三 廿五

之。李嗣源之為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眾萬人。營於城南。嗣

源遣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

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

源在魏縣。眾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

得出。相帥歸之。鎮兵蓋鎮州兵也。李嗣源本鎮州。故其兵相帥歸之。帥讀曰率。由是。嗣源兵稍振。嗣

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欲歸鎮州也。上章待罪。上時掌翻。章表也。奏也。聽

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為元帥。不

幸為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言李紹榮必奏天子稱已

所以退師者。以公源入魏與賊合也。公若歸藩。則為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

耳。不若星行詣闕。星行者戴星而行也。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

卯。自魏縣南趣相州。趣。趨也。遇馬坊使康福。後唐起于太原。馬牧多在并代。莊宗在河上與梁戰。置馬

牧于相州。以康福為小馬坊使。以鎮之。蓋以并代之。既牧為大馬坊也。唐內諸司有小馬坊使。宦官為之。非此。唐史。唐莊宗曰。康福體貌豐厚。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為馬坊使。及明宗。離魏縣。會福牧小馬坊於相州。乃歸命。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福。蔚州人也。蔚州。勿

平盧節度使符習。將本軍攻鄴都。聞李嗣源軍潰。引兵歸。至

淄州。監軍使楊希望遣兵逆擊之。平盧節度治青州。九域志。青州西至淄州一百一十三里。習懼。

復引兵而西。復扶又翻。青州指揮使王公儼攻希望殺之。因據其城。

時近侍為諸道監軍者。宦官常侍天子左右。故曰近侍。皆恃恩與節度使爭權。及

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安義監軍楊繼源謀殺節度使孔勅。勅

先誘而殺之。勅渠京翻。誘音酉。武寧監軍以李紹真從李嗣源。謀殺其元

從。元從謂舊從李紹真之將士。所謂義故也。紹真時從李嗣源。監軍謀殺其元從之留彭城者。據城拒之。權知留後淳

于晏。帥諸將先殺之。帥讀曰率。下同。晏。登州人也。戊辰。以軍食不足。

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忠武節度使尚書令齊王

張全義。聞李嗣源入鄴都。憂懼不食。辛未。卒於洛陽。張全義之憂死。自以薦李

嗣源北討也。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峻刻軍糧。峻息緣翻。縮也。減也。軍士流言益

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不

能相保。儻不賑救。賑津忍翻。懼有離心。俟過凶年。其財復集。復扶又翻。集聚也。

本傳云
蓋曰史
中紀云
庚

本紀言
作口綱
目司

康福
小下有

家人傳
延英

通鑑卷二百七十四

上即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紂責命于天，紂所以亡，未聞姐已有是言也。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

耳於屏風後。屬之，欲翻。須臾出，糝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

軍。宰相惶懼而退。嗚呼！皇后囊金寶釵馬鞍之時，能盡將內庫所積而行乎？李紹榮自鄴都退保

衛州。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

源長子從審，為金槍指揮使。莊宗得魏，因魏銀槍軍置帳前，銀槍都後又置金槍軍。帝謂從審曰：

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因

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不亮吾父，亮，信也。吾亦不能至父所。今人多謂

不欲行，請復還宿衛，復扶又翻，還從。乃釋之。帝憐從審，賜名繼璟。

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

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

賊城，而它日得保無恙乎？將即大梁，天下之要會也。大梁控引河

集，且梁舊都也，故云然。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

大軍亟進。亟，紀力也。如此始可自全。據大梁則逼洛陽，嗣源可以自全。莊宗將何以自全乎？石敬瑭惡察察言，故云。

爾突騎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

節必死。康義誠，胡人，獷直，觀此言可見也。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

義誠代北胡人也。時齊州防禦使李紹虔。即王晏球。秦寧節度使李

紹欽。即段疑。貝州刺史李紹英。即房知温。屯瓦橋。以備契丹。北京右廂馬軍

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軍。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三月，升奉化軍為秦州，以清苑縣為理所。新唐書地理志：清苑縣屬莫州，宋保州治清苑。蓋又改秦州為保州也。嗣源皆遣使召之。紹英、瑕丘人。本姓房，名

知温。審通，金全之姪也。安金全有却梁之功。嗣源家在真定。嗣源真定，入朝于洛，其家留真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為嗣源以王建立鎮真定，張本將即亮翻。

建立，遼州人也。李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州。李從珂

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臯濟河，分

莊宗光三
年四月
癸未
充州李
紹欽使
鄧州節
度使本
傳亦載
其事據
此泰等
當作威
勝即注
溫四房
字知

成橫水見上卷同光三年孟春秋晉之孟邑漢為縣中廢隋開皇十六年與王建
置原仇縣大業初改曰孟唐屬太原府九域志孟縣東北至鎮州一百里

十七

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為殿殿丁於是軍勢大盛

嗣源從子從璋自鎮州引兵而南過邢州邢人奉為留後河北蓋悉

從嗣源矣從子之從才用翻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

恐李嗣源自懷孟犯洛也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

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事已至此帝及嬖倖始知財物之不可守軍士負物而詬曰吾

妻子已碎死得此何為詬古候翻又許甲戌李紹榮自衛州至洛

陽帝如鶴店勞之薛史作耀店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翟建白

據博州欲濟河襲鄆汴李紹榮所言指趙在禮所遣兵也殊不知李嗣源已定入汴之計矣勞力到翻翟長伯翻願陛

下幸關東招撫之帝從之關東謂汜水關以東景進等言於帝曰魏王未

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

為變不若除之少詩照翻帝乃遣中使向延嗣亮翻齎敕往誅之敕

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印者用中書印畫者畫可敕又用御寶樞密使張居

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為家字指口皆翻摩由是蜀百官及

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衍

母徐氏且死呼曰呼火故翻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降戶信義

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乙亥帝發洛陽丁丑次汜水戊寅

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將即亮翻李嗣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

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繼璟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璟詣嗣源繼

璟固辭願死於帝前以明赤誠赤誠猶言赤心誠者心之實帝聞嗣源

在黎陽強遣繼璟渡河召之強其兩翻下強出同此時道遇李紹榮紹

榮殺之李繼璟以死事君以明父之心迹得其死矣吳越王繆有疾如衣錦軍命鎮海

鎮東節度使留後傅瓘監國衣于既翻監古衙翻吳徐溫遣使來問疾左右

勸繆勿見繆曰溫陰狡此名問疾實使之覘我也覘丑廉翻又丑詭翻強出

見之溫果聚兵欲襲吳越聞繆疾瘳而止史言錢徐之智力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繆

尋還錢塘按九域志自臨安東還錢塘一百二十里吳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

為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庚辰帝發汜

水發汜水而東也辛巳李嗣源至白阜遇山東上供絹數船取以賞軍

此蓋青兗上供汜河而上者也安重誨從者爭舟行營馬步使陶玘斬以徇從才用翻玘墟

由是軍中肅然玘許州人也源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符習

習與嗣源會於昨城舊唐書地理志昨城漢南燕縣安審通亦引兵來會知汴州

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輸密欵於嗣源曰先至者得

之先是帝遣騎將滿城西方鄴守汴州先是悉薦翻石敬瑭使裨將

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瑭踵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

方鄴請降敬瑭使趣嗣源壬午嗣源入大梁趣讀曰促九域志昨城縣南至大梁一百二十

里是日帝至滎澤東九域志滎澤縣西北距汜水四十五里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

三千騎為前軍曰汝曹汴人也龍驤軍梁之舊兵本皆汴人吾入汝境不欲使

宅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溫即以其眾叛歸嗣源

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為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

矣元行欽賜姓名李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悖謂即奪其

兵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帝遣騎視之環亦奔大

梁帝至萬勝鎮萬勝鎮在中牟縣東距大梁不過數十里耳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

叛神色沮喪沮在呂翻喪息浪翻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帝之出關

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從才用翻下從官同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秦州都指

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癸未帝還過豐子谷劉响曰豐子谷在成皋又云在

汜水縣西汜水縣古之成皋縣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

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適報猶言近方得報也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

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

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索山客翻內庫使亦莊宗所置內諸司使之衛士叱容哥曰

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或救之獲免容哥謂

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吝財事見上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

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衛士言致禍之源出於宦官不特指張容哥一

庫積而不發出納之吝諸軍以甲申帝至石橋西石橋在洛城東置酒悲涕謂

為罪禍必先及故遽引決耳

綱目使
下有紀
本紀事

莊宗紀
師下有
是夜復
至汜水
六字事
目紀事
本末紀
同作紀

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且難乃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刀號是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嗣源在河北時。奏章為元行欽所壅遏。猶可言也。渡河據大梁。莊宗嘗至萬勝鎮。君臣相望數十里。間耳。既無一奏陳情。又無一騎迎候。莊宗既還。但以兵踵之。而西此意何在哉。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李紹虔。李紹英。皆自瓦橋引兵。丙戌。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行。

丙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四 起柔兆閏茂四月。盡彊圉大淵獻六月。凡一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上之下

天成元年夏四月丁亥朔。嚴辨將發。凡天子將出。侍中奏中嚴外辨。此時未必能爾。公襲舊來嚴辨之言。

而言。騎兵陳於宣仁門外。唐昭宗天祐二年。勅改東都延喜門為宣仁門。又唐六典。東都東城在皇城之東。東曰宣仁門。南曰

承福門。陳讀。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

王存父已死。存父養郭從謙為假子。及其被誅事。並見上卷。本年二月。時諸王不出閣者皆在禁中。故存父死。而從謙不知。從才用翻。欲奉

之以作亂。帥所部兵。帥讀曰。率下同。自營中露刃大呼。呼火。故翻。與黃甲兩

軍攻興教門。唐昭宗之遷洛也。改延喜門為宣政門。重明門為興教門。五鳳門蓋宮城南門也。唐六典曰。洛陽皇城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

政。日光。帝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

通鑑卷二百七十五 後唐紀四

二十一

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守殷不至。引兵憩于北邙茂林之下。

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

為流矢所中。李彥卿蓋即符彥卿存審之子。散悉。鷹坊人善友扶帝。自

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李彥卿蓋即符彥卿存審之子。散悉。鷹坊人善友扶帝。自

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中矢乃傷血悶者。得水尚可活。飲酪是

速死。須臾帝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廡

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宗莊宗好優而斃于郭門高好樂而焚以樂器故歐

陽公引君以此始以此終。彥卿存審之子福進全斌皆太原人也。李

卿後復姓符與何福進。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

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師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奔南

山。洛陽之南入官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官。選官人三十餘人各令

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

嬰子谷。今從明宗實錄。余嘗按嬰子谷在鄭州境。聞之。慟哭謂諸將曰

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蔽惑至此。今我將安歸乎。戊子。朱守

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己

丑。嗣源入洛陽。止於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

之。嗣源之入鄴也。前直指揮使平遙侯益脫身歸洛陽。使領上前

直衛之兵。劉昫曰。平遙即漢平陶縣。魏避國諱。改陶為遙。莊宗撫之流涕。至是

益自縛請罪。嗣源曰。爾為臣盡節。又何罪也。使復其職。嗣源謂

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徽吉弔翻。言善巡徼宮闕及皇城內外坊

征而還。未至。示若。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韓淑妃伊德妃先在

之後。迎至洛宮。及其遭變。不從。劉后出奔。時在宮中也。按淑妃韓氏本莊宗元妃。衛國

夫人也。德妃伊氏。次妃燕國夫人也。劉后之次在三。越次而正位中宮。雖莊宗之過。亦

郭崇韜希指迎合之罪也。五代會要曰。同光二年十二月。冊德妃淑妃。以宰臣豆盧革

章說為冊使。出應天門外。登輅車。鹵簿鼓吹前導。至右永福門降車。入右銀臺門。至淑

妃宮。受冊於內。文武百官立班稱賀。通鑑書二年。二月。冊劉后。蓋冊后之後。至十二月。冊二妃也。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

姓首十

此本始

紀事本

歸藩為國家捍禦北方耳歸藩言欲歸真定為於偽翻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

牋勸進下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意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

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它心

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悉悉息七翻請也究也詳也盡也願勿言也革等固請嗣

源不許李紹榮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從兵稍散庚寅至平陸

從才用翻唐書地理志曰括地志陝州河北縣本漢大陽縣天寶元年太守李齊物開三門以利漕運得古刃有篆文曰平陸因更河北縣為平陸縣九域志縣在陝州北五里隔止餘數騎為人所執折足送洛陽折而設翻存霸亦帥眾千人

棄鎮奔晉陽辛卯魏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

復扶又翻謀保據鳳翔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之命誅李紹琛宗

巴殂故不書帝而以廟號書之也李紹琛反於蜀被擒見上卷本年三月初莊宗命呂鄭二內養在晉陽

一監兵一監倉庫監工街翻自畱守張憲以下皆承應不暇及鄴都

有變又命汾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彥卿之兄也莊

宗既殂推官河間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一書生自

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

曰此古人之事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張昭遠儒者也故勉成張憲之志節其後昭遠避漢高祖名止

昭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考異曰唐愍帝實錄符彥超傳云皇弟存沼薛史歐陽史彥超傳作存霸莊宗列傳薛史張

憲傳但云李存沼按莊宗弟無名存沼者存霸自河中衣僧服而往非今日傳莊宗之命者也或者武皇之姪莊宗之弟別無所據不敢決定故但云近屬余按莊宗諡光聖神閔皇帝唐愍帝實錄即莊宗實錄也愍閱字通自洛陽奔晉陽矯傳莊宗之命陰與二內

養謀殺憲及彥超據晉陽拒守彥超知之密告憲欲先圖之憲

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為此狗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彥超謀

未決壬辰夜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於牙城因大掠達旦憲

聞變出奔忻州九域志太原府東北至忻州二百里此以宋氏徙府後言也會嗣源移書至彥超

號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權知太原軍府百官三牋請嗣源監

國考異曰監國本太子之事非官非爵然五代唐明宗潞王周太祖皆嘗監國漢太后令曰中外事取監國處分又誥曰監國可即皇帝位是時直以監國為稱號也今嗣源乃許之甲午入居興聖宮按是時莊宗之殯在西宮興聖宮

於魏州以子繼岌充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及平定河南充東始受百官班見即示

新史唐
臣傳更
作使舊
同此傳

賢之漸見賢遍翻下令稱教百官稱之曰殿下莊宗後宮存者猶千餘人
宣徽使選其美少者數百獻於監國少詩監國曰奚用此為對
曰官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官中職掌宜諳故事諳烏此輩
安知之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歸其親戚無親
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宮人亦準此乙未以中門使安重
誨為樞密使安重誨本成德軍中門使監國所親任者也鎮州別駕張延朗為副使延朗
開封人也仕梁為租庸吏按歐史張延朗事梁以租庸使為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之復以為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
此選為鎮州別駕也性纖巧善事權貴以女妻重誨之子妻七故
重誨引之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
或密告安重誨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
宜早為之所所以壹人心殿下性慈不可以聞乃密遣人就田舍
殺之後月餘監國初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皇后與申王
存渥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至晉陽李彥超不納走至

通鑑卷一百七十五
風谷在
太原縣
西五里
朱北齊
日北齊
書起居
業起居
注並有
其名
宗室
高濬
位新
家此
同此

存渥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至晉陽李彥超不納走至
風谷分宜芳縣置嵐谷縣屬嵐州為其下所殺明日永王存勳亦至
晉陽從兵逃散俱盡從才存勳削髮僧服謁李彥超願為山僧
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奏取進止存勳
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劉皇后為尼於晉陽監國使人
就殺之薛王存禮及莊宗幼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寔寔倪遭亂
皆不知所終惟邕王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於晉陽沙陶自唐
至於此恐赤心之支胤或有存者晉王父子相傳其血嗣職矣且明宗晉王義
兒也得國之後坐視義父之遺育為魚為肉何忍也它日詎可望麥飯灑陵乎徐
溫高季興聞莊宗遇弒益重嚴可求梁震嚴可求料唐有內變見二百
震料莊宗必亡見二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貴平孫光憲於季興使掌
書記貴平縣漢廣都縣之東南界後魏置和仁郡仍置平非貴平可曇三縣唐廢平
縣季興大治戰艦欲攻楚治直之翻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
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它國乘吾之弊良
可憂也季興乃止戊戌李紹榮至洛陽陝州械送監國責之曰

本紀元
庚子以

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謂紹榮殺從審也。見上卷本年三月。紹榮瞋目直視曰。瞋昌

先帝何負於爾。遂斬之。元行欽雖死。監國豈不有愧於其言。復其姓名曰元行欽。李

榮賜姓名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監國恐征蜀軍還為變。還從宣翻。以石敬

瑋為陝州留後。己亥。以李從珂為河中留後。陝州以備其徑至洛陽。河中以備其北歸晉陽。

陝失樞密使張居翰乞歸田里。許之。李紹真屢薦孔循之才。

庚子。以循為樞密副使。李紹宏請復姓馬。李紹宏賜姓名見二百七十一卷梁均王貞明五年。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所數

具凡謙所立苛斂之法。斂力皆罷之。因廢租庸使。及內勾司。唐租

使唐未及梁置。內勾司。莊宗同光二年置。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

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又置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

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

則止。梁興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鹽鐵戶部度支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

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至長興元

年。張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

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則自梁

始。宋白曰。同光二年。左諫議大夫竇胤祖。奏請廢租庸使。名曰歸三司。略曰。伏見天下諸

費多闕。惟江淮兩表。郡縣完全。總三司貨財。發一使徵賦。在處勘覆。名曰租庸使。及

至還京。旋亦停廢。偽梁將四鎮節制徵輸。置宮使名目。後廢宮使。改置租庸。又罷

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魏王繼岌。

自興平退至武功。宦者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請王

亟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權西都留守張籛已斷

浮梁。雞乃旦翻。籛則前翻。斷音短。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

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

伏於床。命僕夫李環。縊殺之。繼岌以李從襲呂知柔而殺郭崇韜。而殺繼岌者。豈它人哉。李環即縊殺崇韜者也。考

異曰。莊宗實錄。征蜀初。為都監。後勸繼岌殺郭崇韜者。李從襲也。明宗實錄云。宦者都

監李繼襲。勸繼岌東遷。及令自殺。又云。任團監軍李廷襲。欲存康延孝。及至華州。為李

家人傳
云佑河
而南此
渭南此
取張錫
新史本
紀云壬
子繼岌
午即丙
六日位

川行營都監李從襲李從襲死有餘罪監國未即肆諸市朝而李冲殺之則為失刑耳 彦鎔泣訴於安

重誨重誨遣彦鎔還鎮召冲歸朝自監國入洛內外機事皆決

於李紹真紹真擅收威勝節度使李紹欽太子少保李紹冲下

獄下戶欲殺之安重誨謂紹真曰溫段罪惡皆在梁朝今殿下

新平內難冀安萬國豈專為公報仇邪難乃且翻為于偽翻按歐史霍彥威素與溫段有隙 紹

真由是稍沮沮在呂翻 辛丑監國教李紹冲紹欽復姓名為溫韜段

凝溫韜段凝賜姓名並見二百七十二卷莊宗同光元年 並放歸田里 壬寅以孔循為樞密

使 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真孔循以為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

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復讎賜姓於唐謂獻祖以平僭助之功始賜姓李也為唐復讎謂莊宗滅梁也為于偽翻 繼昭宗後故稱唐

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霍彥威孔循皆嘗事梁者也當時在監國左右者未必皆儒生觀其所對亂意於正閏之位致其辨甚嚴雖儒生不能易也 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

先帝垂二十年經綸政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

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令執政更

議更工衡翻 吏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安

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以監國歷事獻祖太祖莊宗三世也 吾曹為人臣

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樞前即位之禮

記曰在床曰尸在棺曰柩鄭氏注曰尸陳也言形體在柩之言究也白虎通云久也柩音新舊之舊 衆從之丙午監國自興聖

宮赴西宮服斬衰於柩前即位斬衰下不緦子為父服之衰倉回翻自己王繼岌猶在故也繼岌既死乃決為之 百官縞素既而御袞冕受冊徐無黨曰既用嗣君之禮矣遽釋衰而服冕可

情詐 百官吉服稱賀 戊申勅中外之臣毋得獻鷹犬奇玩

之類 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庚戌賜憲死以張憲前

殺之耳 任圜將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征蜀之初出師六萬除留戍于蜀及康延

者二萬六千人耳 明宗慰撫之各令還營以通鑑書法言之明宗二字當書帝字此因前史成文偶遺而

改耳 甲寅大赦改元始改元天成 量留後官百人宦官三十人教

通鑑卷二百七十五 後書紀四 一六

本紀則
下有皇
紀事字
末陸本
同本

注誤

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量音自餘任從所適。諸司使

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

稅省耗。舊例夏秋二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祇納正稅數不量省耗。節度防禦等使。正至端午

降誕四節聽貢奉。元正冬至端午并降誕節為四。案五代會要唐咸通八年九月九日帝始生于代北金鳳城以其日為應聖節。母

得斂百姓。斂力。瞻翻。刺史以下不得貢奉。選人先遭塗毀文書者。塗

選人告身見二百七十。三卷莊宗同光二年。令三銓止除詐偽。餘復舊規。唐六典吏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官吏

以三銓分其選。一曰尚書銓。二曰中銓。三曰東銓。或云吏部東西銓并流外銓為三銓。宋白曰大和四年七月吏部奏當司西銓侍郎應舊以尚書之次為中銓次為東銓。乾

元中侍郎崔器奏改中銓為西銓。以久次侍郎居左。新除侍郎居右。因循倒置。議者非之。請自今久次侍郎居西銓。新除侍郎居東銓。勅旨依。又曰兵部尚書為中銓。并東銓

西銓為三銓。五月丙辰朔以太子賓客鄭珪珪古岳翻工部尚書任圜

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圜仍判三司。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幸。期年之間。僥堯翻。期讀曰莽。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

史言任圜輔相有績粗坐五翻。武寧節度使李紹真。忠武節度使李紹瓊。貝州刺史李紹英。齊

州防禦使李紹虔。河陽節度使李紹奇。洛州刺史李紹能。各請

復舊姓名。為霍彥威。裴從簡。房知温。王晏球。夏魯奇。米君立。許

之。李紹真紹虔以梁將歸降賜姓名李紹瓊紹英紹奇紹能以事莊宗有戰功賜姓名通鑑不盡載其賜姓名之由畧之也。從簡。陳州人

也。晏球。本王氏子。畜於杜氏。畜吁。玉翻。故請復姓王。丁巳。初令百

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時正衙常朝御文明殿朔望御之內殿中興殿也。朝直遙翻。

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為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詔

北都指揮使李從温悉誅之。從温帝之姪也。帝以前相州刺

史安金全有功於晉陽。事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二年相息亮翻。壬戌。以金全為振

武節度使。同平章事。丙寅。趙在禮請帝幸鄴都。戊辰。以在禮

為義成節度使。辭以軍情未聽。不赴鎮。趙在禮實為魏兵所劫制不容其赴滑州。李

彥超入朝。帝曰。河東無虞。爾之力也。河東軍府在晉陽李存沼死張憲出走鎮定軍固李彥超之力也。甲戌。加王延翰同平章

事。王延翰承其先業據有閩地。帝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

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

事粗能曉知。至於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

崇政樞密院。侍講侍讀盛唐之制也。直崇政院梁制也。直樞密院莊宗制也。宋白

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春明退朝錄

正衙殿蓋政文明曰端明。五代會要。唐同光二年正月。改解卸殿為端明殿。按端明殿

是燕閑接御儒臣之地。必非正衙殿。當以五代會要為據。端明殿學士始此。宋白曰。長

與四年。劉昫入相。中謝是日。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而坐於端明殿。昫至中興殿門中

使曰。舊禮。宰臣謝恩。須于正殿通喚。今日上以大祠不坐正殿。請俟來日。趙延壽曰。命

相之制。已下三日。中謝無宜。後時即奏。聞昫雖中謝於

端明殿。而自端明學士拜相。復謝於本殿。人十榮之。

道趙鳳為之。丙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二八以讒死

見上卷本年

正兩家貨財田宅。前籍沒者皆歸之。戊寅。以安重誨領山南

東道節度使。重誨以襄陽要地。襄陽控蜀扼

無宜兼領。固辭許之。詔發汴州控鶴指揮使張諫等三千人。

戊瓦橋。六月丁酉。出城復還。作亂。控鶴梁之侍衛親軍。積驕而憚遠戍。故

作亂。蓋當時天下皆驕兵也。復扶又翻

彥饒為帥。彥饒曰。汝欲吾為帥。當用吾命。禁止焚掠。眾從之。己

亥旦。彥饒伏甲於室。諸將入賀。彥饒曰。前日唱亂者數人而已。

遂執張諫等四人。斬之。其黨張審瓊。帥眾大譟於建國門。帥讀

彥饒勒兵擊之。盡誅其眾四百人。軍州始定。即日。以軍州事牒

節度推官韋儼。權知具以狀聞。符彥曉攝於汴而亂於滑。豈當時將士驕

庚子。詔以樞密使孔循知汴州。收為亂者三千家。悉誅之。彥饒

彥超之弟也。蜀百官至洛陽。永平節度使兼侍中馬全日。國

亡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卒。書馬全之官蜀官也。蜀置永平軍於雅州。

以平章事王鐸

等。錯口為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亦有復歸蜀者。復扶

辛丑。滑州都指揮使于可洪等。縱火作亂。攻魏博戍兵。三指揮

逐出之。乙巳。勅朕二名。但不連稱。皆無所避。二名不偏

申。加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兼侍中。李繼曠至華州。聞洛中亂。

復歸鳳翔。帝為之誅柴重厚。為于偽翻。柴重厚不納李

從曠見上卷本年二月高季興表。

目錄下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求夔忠萬三州為屬郡詔許之

唐季興乃求為巡屬雖不許可也為季興不式王命與兵致討張本考異曰莊宗實錄云王建于夔州置鎮江軍節度以夔忠萬施為屬郡雲安監有權鹽之利建升為安

州上舉軍平蜀詔季興自收元管屬郡荆南軍未進夔州連帥以州降繼茂十國紀年

荆南史天成年二月王表請夔忠萬州及雲安監隸本道莊宗許之詔命未下莊宗

遇弒六月王表求三州明宗許之劉恕按莊宗實錄及薛史帝紀同光三年十一月庚

戌荆南高季興奏收復夔忠等州會顏勃海行年記云得夔忠萬等州明宗實錄及薛

史韋說傳云討西蜀季興請攻峽內先朝許之如能得三州俾為屬郡三州既定季興

無尺寸之功莊宗實錄同光四年三月丙寅高季興請峽內夔忠萬等州割歸當道明

宗實錄天成年六月甲寅高季興奏去冬先朝詔命攻取峽內屬郡尋有施州官吏

知臣上峽率先歸投忠萬夔三州旦夕期於收復被郭崇韜專將文字約臣回歸方欲

陳論便值更變此說頗近實故從之蓋三年十月夔忠萬三州降於繼茂十一月庚戌

季興奏請三州為屬郡舊史誤云奏收復也行年記差繆最多不可為據或者夔州雖

自降于繼茂季興表云收復三州據

為己功亦無足怪今從明宗實錄

安重誨恃恩驕橫

橫戶殿直馬延

誤衝前導

左右班殿直天子侍官也宋熙寧以前以為百班小使臣寄祿官職官

承旨改曰殿直按天成年安重誨斬殿直馬延路王清泰元年殿直承旨都知趙處

願等令具襪鞞則殿直名官已在晉天福之前職官分紀誤矣後周廣順間殿直楚延

祚殿直王繼

亦見于史

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

李琪憚安重誨權勢不

敢劾奏但以其事聞耳

秋七月重誨白帝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

只此一事安重誨已足以取死

新史綱
庚申
云七月

于可洪與魏博成將互相奏云作亂帝遣使按驗得實辛酉

斬可洪於都市其首謀滑州左崇牙全營族誅助亂者右崇牙

兩長劍建平將校百人亦族誅

校戶

壬申初令百官每五日

起居轉對奏事

時依盛唐之制百官

轉對各奏本司公事

契丹主政勃海拔其夫餘

城

即唐高麗之夫餘城也時高麗王建有國限混同江而守之混同

江之西不能有也故夫餘城屬勃海國混同江即鴨綠水夫音扶

更命曰

東丹國

更工

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

西樓號元帥太子

通鑑

為突欲來奔張本宋白曰耶律德

光本名耀屈之慕中國文字改焉

帝遣供奉官姚坤

告哀於契丹

考異曰漢高祖實錄

契丹主聞莊宗為亂兵所害慟

哭曰我朝定兒也吾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

此哭不已虜言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

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為言帝所以即

位之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母多談

為于偽翻

突欲侍側曰

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

引左傳申叔之言史言契丹

慕中國效中國人道書語

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猶天皇王初有國豈強取之乎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經目散
下有
恤重
四字
同本
未定

實上疑
脫明宗
二字

通鑑卷一百七十五

指言阿保機不肯受代。契丹主曰。理當然。開姚坤言。不得不服。又曰。聞吾兒專

好聲色遊畋。報好呼。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

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為。行自亡矣。契丹主智識如此。固宜其能立國傳世也。又曰。

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

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

復扶又翻下。復召乃復同。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

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為狀。趣讀。曰促。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

乃復囚之。囚而復囚。欲姚坤之為狀。縱使姚坤為狀。中國肯割地而與之乎。此欲用抵胃度渥之故智耳。丙子。葬光聖

神閔孝皇帝於雍陵。雍陵在河南新安縣。考異曰。實錄乙亥。梓宮發引。廟是日遷幸雍陵。按莊宗實錄哀冊文云。丙子。今從之。廟

號莊宗。丁丑。鎮州留後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劉殷肇不受代。

謀作亂。已討擒之。唐之方鎮。涿州節度屬郡也。不屬鎮州節度。而王建立宗之所親者。其境討擒劉殷肇。奏以爲不受代。朝廷亦聽之耳。己卯。置彰國軍於應州。新舊唐書地理志。未有應州。歐

史。方考。始有應州。故屬大同節度。而不載其建置之始。意晉王克用分雲州置應州也。北城志。化外州。應州。顯金。城。縣。二縣。屬意。金。城。即。以。莊。宗。所。生。之。地。金。鳳。城。置。州。傳。神。武。川。屬。應。州。蓋。朱。邪。執。宜。徙。河。東。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沙。陀。由。是。而。基。業。故

以其地置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豆盧革。革說。奏事帝前。或時禮

貌不盡恭。說讀。曰說。百官俸錢皆折估。折之舌翻。估音古。價也。而革父子獨受實

錢。百官自五月給。而革父子自正月給。由是眾論沸騰。說以孫

爲子。奏官受選人王修賂。選須絹翻。修七感。翻又音倉含翻。除近官。近官。近畿州縣之官。中

旨以庫部郎中蕭希甫爲諫議大夫。革說覆奏。希甫恨之。上疏

言。革說不忠前朝。阿諛取容。因誣革強奪民田。縱田客殺人。說

奪隣家井。取宿藏物。宿藏物。前人所窖藏而不及發取者。此蓋言藏之于井。制貶革辰州刺史。說

叙州刺史。叙音。庚辰。賜希甫金帛。擢爲散騎常侍。散音。曹翻。騎奇計翻。

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卒子。恤翻。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

難制者之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

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

往見之。遂殺之。爲述律后囚於阿保機墓張本。癸未。再貶豆盧革費州司戶。韋

通鑑卷一百七十五

後唐紀四

說夷州司戶甲申革流陵州說流台州

自唐末以來流竄者率賜死革說其得至流所乎

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

少詩照翻

與長子突

欲奉契丹主之喪將其衆發夫餘城初郭崇韜以蜀騎兵分

左右驍衛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寧遠等二十營凡二

萬四千人庚寅孟知祥增置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

羅城內外又置義寧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戍管內州縣就

食因分戍而使就食於所戍州縣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內

王公儼既殺楊希望事見上卷本年三月欲邀節鉞揚言符習爲治嚴

急軍府衆情不願其還治直吏翻習還至齊州公儼拒之習不敢前

齊州東至青州三百四十餘里中間猶隔緇州符習聞王公儼阻兵遽不敢前欲使之戡難難矣公儼又令將士上表請己

爲帥帥所願詔除登州刺史公儼不時之官託云軍情所留帝乃

從天平節度使霍彥威爲平盧節度使聚兵淄州以圖攻取州一百二十里

志淄州東北至青

公儼懼乙未始之官丁酉彥威至青州追擒之

并其族黨悉斬之支使北海韓叔嗣預焉其子熙載將奔吳密

告其友汝陰進士李穀穀送至正陽九域志潁州潁上縣有正陽鎮在淮津之西淮之東津曰東正陽則

吳境痛飲而別熙載謂穀曰吳若用我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

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爲相取吳如囊中物耳其後周世宗以李穀爲相用其謀以取淮南而

韓熙載亦相南唐終不能有所爲也相息亮翻庚子幽州言契丹寇邊命齊州防禦使安

審通將兵禦之九月壬戌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

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癸酉盧龍節度使李

紹斌請復姓趙歐史曰趙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文守光爲軍使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李紹斌從之仍賜名

德鈞德鈞養子延壽尙帝女興平公主故德鈞尤蒙寵任延壽

本夔令劉邠之子也邠音條邠苦浪翻加楚王殷守尙書令契丹述

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中讀曰仲至西樓西樓契丹上都也先是契丹主使德光留守命與

目錄
作國新
史南唐
世家同
有探字

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

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謹躍曰願事元

帥太子后曰眾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突欲愠帥

數百騎欲奔唐為邏者所遏謹許元翻愠于問翻朱子曰愠不是大段怒但心裏畧有不平意便是愠邏音郎佐翻

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述律后為太后國事皆決焉

太后復納其姪為天皇王后復扶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

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稱尺證翻母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避

非復召不敢見也復扶以韓延徽為政事令歐史契丹以韓延徽為相號政事令聽

姚坤歸復命阿保機囚姚坤事見上遣其臣阿思沒骨餒來告哀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

沒姑餒今從明宗實錄及會要壬午賜李繼曠名從曠以子行待之也冬十月甲申

朔初賜文武官春冬衣五代會要同光三年租庸院奏新定四京及諸道副使判官以下俸料有春衣絹冬衣絹此蓋賜在京文

武官以已昭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昭武當作威武驕淫殘暴已

丑自稱大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羣

下稱之曰殿下赦境內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不終張本靜

難節度使毛璋驕僭不法訓卒繕兵有跋扈之志若毛璋者其跋扈亦何能為不過欲

據鄆州耳詔以潁州團練使李承約為節度副使以察之壬辰徙璋

為昭義節度使莊宗改潞州昭義軍為安義軍尋復舊璋欲不奉詔承約與觀察判

官長安邊蔚從容說諭蔚音鬱從千容翻說式芮翻下說之同久之乃肯受代庚

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盧文進入契丹見二百七十七卷梁均王貞明三年

初文進為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間使說之為于偽翻問古覓翻以易代

之後無復嫌怨莊宗怒盧文進殺其弟而奔契丹又引契丹而擾邊今莊宗殂而明宗立則無復嫌怨矣文進所部皆

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帥其眾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

奔為後盧文進又奔淮南張本帥讀曰率初魏王繼岌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

賞錢五百萬緡聽以金銀繒帛充犒苦到翻繒慈陵翻晝夜督責有自殺

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同光之末

任圜從軍伐蜀遣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為孟知祥官告國信

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帝即位加孟知祥侍中故使趙季長奉官告國信入蜀因制置轉運甲辰季良至

成都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它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

稅以贍鎮兵十萬決不可得觀孟知祥此語專制蜀土之心已呈露矣季良但發庫物

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復扶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

使董璋皆據險要擁強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近姻孟

祥之妻莊宗之從姊妹也陰欲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職官分紀曰梁有客省使宋因之掌四方

儀諸州進奉使賜物回詔之事李嚴領泗州防禦耳泗州時屬吳自請為西川

監軍必能制知祥己酉以嚴為西川都監文思使太原朱弘昭

為東川副使文思使掌文思院宋以李嚴母賢明謂嚴曰汝前啓滅

蜀之謀事見二百七十三卷莊宗同光二年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為李嚴為孟知祥所殺張

本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宋白曰故事如

婦及宰相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諸道節度觀察團練防禦日後中書帖官告院素綾

紙標軸下所司書寫印署畢進入宣賜其文武兩班并諸道官員及奏薦將校勅下後

並合呈本道進奏院或本官自於所司送納朱膠綾紙價錢各請出給陸游曰江隣幾

仁贍侍中告乃用紙在喪亂以來浪翻貧者但受勅牒多不取告身

受勅牒以照驗供職苟得一時之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

身有褒貶訓戒之辭此中書所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觀勅文班丞

郎給諫丞郎謂尚書左右丞及二十四曹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身

其後執政議以為朱膠綾軸厥費無多朝廷受以官祿何惜小

費受當作授歐史曰故事吏部官告身皆輸朱膠綾軸錢然後給其品高則賜之貧

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勅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為常卑者無復給告身中

書但錄其制辭而編為勅甲劉岳建言以謂制辭或任其才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之以

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告詔之意請一切賜之

由是百官皆賜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輸錢皆賜告身當是時所除

正員官之外其餘試銜帖號止以寵激軍中將校而已試銜謂試

皆以入銜也帖號謂帖及長興以後所除浸多乃至軍中卒伍使州

鎮戍胥吏皆得銀青階及憲官使疏吏翻使謂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司御

歲賜告身以萬數矣史因賜告身又言閩王延翰蔑棄兄弟襲位

纔踰月出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

通鑑卷一百七十五

新史雜
有官字

擇不已。延鈞上書極諫。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審知養子延稟。為建州刺史。延稟本周氏子。王審知養以為子。延翰與書。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

亦有隙。十二月。延稟。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自建溪順流。東下福州。水路縈紆。幾數百里。而水勢湍疾。輕舟朝發夕至。九域志。建州東南至福州五百二十里。蓋言陸路也。福州指揮使陳陶帥眾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稟帥壯士百餘人。趣西門。帥讀曰率。趣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門。延翰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惡。且稱延翰與妻崔氏共弑先王。誣以弑君告諭吏民。斬于紫宸門外。是日。延鈞至城南。延稟開門納之。推延鈞為威武留後。王延鈞審知次子也。癸巳。以盧文進為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庚子。以皇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趙季良等運蜀金帛十億。至洛陽。詩。萬億及秬。釋云。萬億曰兆。孔穎達曰。萬億曰兆者。依如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曰億。十億曰兆也。其大數以萬為等。數萬至萬為億。是萬萬為億。又從億數至萬億為兆。故詩。碩毛氏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兆。兆在億後。之間是大數之法。魏風。刺在位貪饕。胡取禾三百億兮。魏國稱小。不應過多。故以億稱之。是兆在億後。之間是大數之法。魏風。刺在廷之匱乏哉。若以大億計之。則十萬萬也。未知孰是。時朝廷方匱乏。賴此以濟。

十日錄云

兆。孔穎達曰。萬億曰兆者。依如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曰億。十億曰兆也。其大數以萬為等。數萬至萬為億。是萬萬為億。又從億數至萬億為兆。故詩。碩毛氏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兆。兆在億後。之間是大數之法。魏風。刺在位貪饕。胡取禾三百億兮。魏國稱小。不應過多。故以億稱之。是兆在億後。之間是大數之法。魏風。刺在廷之匱乏哉。若以大億計之。則十萬萬也。未知孰是。時朝廷方匱乏。賴此以濟。

是歲。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寶正。其後復通中國。乃諱而不稱。喪息浪翻。朝直遙翻。復扶又翻。考異曰。閩自若唐末。汎正。明年。明宗錫命至。乃去號。復用唐正朔。紀年通譜云。鏐雖外勤貢奉。而陰為僭竊。私改年號于其國。其後子孫奉中朝正朔。漸諱改元事。及錢俶納土。凡其境土有石刻。偽號者。悉使人交午鑿滅之。惟杭州西湖落星山塔院中。有鏐封此山。為壽星寶石山。偽詔刻之於石。雖經鑿毀。其文尚可讀。後題云。寶正六年。歲在辛卯。明宗長興二年也。其元年。即天成元年也。好事者或傳曰。保正非也。余公綽閩王事迹云。同光元年。梁策錢鏐為尚父。來年改寶正元年。永隆三年。吳越世宗文穆王薨。林仁志王。氏啓運圖云。同光元年。梁封浙東尚父為吳越國王。尋自改元寶正。長興二年。吳越武肅王崩。子世皇嗣。永隆二年。吳越世皇崩。子成宗嗣。公綽仁志所記。年歲差繆。然可見錢氏改元及廟號。故兼載焉。至今兩浙民間。猶謂錢鏐為錢太祖。今參取諸書為據。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帝更名亶。更工。衡翻。孟知祥聞李嚴來監其軍。惡之。惡鳥。路翻。或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猶言何必。如此也。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綿劍迎候。綿劍。二州名。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嘗受密詔。許便宜從事。孟知祥自言。嘗受莊宗密詔也。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李敬周為遂州留後。代李紹文。趣之上道。讀。

通鑑卷一百七十五

曰促上然後表聞嚴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嚴有舊恩孟

以爲意安重誨以孔循少待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

能多聽其言孔循少給事梁太祖帳中唐末歷宣徽樞密院故安重豆盧革

韋說既得罪見上年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孔循少長河

鄭珪素惡琪惡鳥路翻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

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它日議於上

前上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園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悉詳

爲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少詩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何

更益以協爲天下笑乎上曰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

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馮書記謂馮道也道

既退孔循不悅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園一則任不

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上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

謂園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園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

是猶棄蘇合之丸後漢書西域傳曰大秦國合取蛭蛻之轉也蛭蛻

也陶隱居曰莊子云蛭蛻之智在於轉丸其喜入人糞中取尿丸而却推之俗名爲推

丸陸佃埤雅曰蛭蛻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之間經營穢場之下車走糞丸一前挽之

晉傳
東西兩

公言遂致兩國俱亡謂莊宗空國以伐蜀蜀亡而今公復來蜀人

一日謁知祥知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

繫囚引慮繫囚即漢書所謂錄囚徒也自唐以來孟知祥禮遇李嚴甚厚

恭而色變爲王延稟再下攻庚午初令天下長吏每旬親引慮

之將別謂延鈞曰善守先人基業勿煩老兄再下延鈞遂謝甚

章事協邠之曾孫也崔邠戊辰王延稟還建州王延鈞送

晉傳
東西兩

川俱至
破滅何
光遠錄
戒此傳
此作樹

紀事本
末從下
有從之
母榮也
八字同
本

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罷諸道監軍。見本卷上年。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

怖求哀。怖普。故翻。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遂掛下斬之。李嚴卒如其母之言。又

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俊大懼。知祥指嚴尸。謂曰。昔嚴

奉使。汝爲之副。然則故人也。爲我瘞之。瘞於計翻。因誣奏。嚴詐

宣口勅云。代臣赴闕。言李嚴矯勅云。代知祥使知祥赴闕。又擅許將士優賞。臣輒已

誅之。內八作使楊令芝。以事入蜀。八作使。掌八作司之八作工匠。至鹿頭關。聞嚴

死奔還。朱弘昭在東川。朱弘昭爲東川副使。與李嚴同時受命。聞之亦懼。謀歸洛。會

有軍事。董璋使之入奏。弘昭僞辭然後行。由是得免。兩川跋扈之迹著矣。安重

六軍諸衛事。從榮聞之不悅。既尹京邑。又握兵柄。地親權重。從榮惡其偏。故不悅。爲從榮忌。從厚張本。己

卯。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吳馬軍都指揮

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彈之。再用恃功不服。侍中徐知誥。陽

於便殿。誤通起居。退而自劾。劾戶。吳王優詔不問。知誥固

請奪一月俸。由是中外肅然。契丹改元

天顯。葬其主阿保機於木葉山。契丹主以其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南水葉山。起南樓。按木葉山。契丹置錦州。匈奴須知。錦州東北至東京。四百里。木葉山西南至上京。三百里。則錦州與木葉山。又是兩處。通鑑後書。晉之齊王。北遷至錦州。契丹令拜阿保機墓。則又似木葉山在錦州。歐史諸書言。契丹于南水葉山起南樓。是在上京之南也。須知謂木葉山西南至上京。三百里。是在上京東北也。無亦契丹中有南水葉山。又有北水葉山邪。述律太后左右。有桀黠者。黠下。八翻。后輒謂曰。爲我達

語於先帝。爲于。僞翻。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

趙思溫。當往。思溫不行。后曰。汝事先帝。嘗親近。何爲不行。對曰。

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也。

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斷音短腕。烏貫翻。令置墓

中。思溫亦得免。帝以冀州刺史烏震。三將兵運糧。入幽州。時

丹常以勁騎。徜徉幽州四郊之外。抄掠糧運。故以三將兵運糧。善達者爲勞績。二月。戊子。以震爲河北道副招討。

領寧國節度使。寧國軍宣州。屬吳。屯盧臺軍。句斷。盧臺軍。臨御河之岸。周建乾寧軍。東至倉州一百里。西至瀛州

百七。代泰寧節度使同平章事。房知溫。歸兗州。房知溫本鎮兗州。庚

通鑑卷一百七十五 後唐紀四 二十六

通鑑卷一百七十五

寅。以保義節度使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石敬瑭時 丙申。

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討其

子弟為之。不許。及夔州刺史潘炕罷官。潘炕蜀王氏之舊臣炕苦浪翻 季興輒遣

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朝廷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鄴為刺

史。五代會要應順元年改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 不受。又遣兵襲

涪州。不克。九域志涪州東至忠州三百五十里高季興既得夔忠萬三州又襲涪州而不克涪音浮 魏王繼岌遣押牙

韓珙等部送蜀珍貨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珙等於峽

口。此峽口謂西陵峽口珙居勇翻 盡掠取之。此去年事蓋同光天成間也掠奪也 朝廷詰之。對曰。珙等

舟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此慢辭也若春秋楚人荅

劉訓為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魯奇為副

招討使。將步騎四萬討之。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

新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考異曰按韓珙在夔州之時鄴將蜀

兵下峽。此峽謂自瞿唐峽直至西陵峽口所謂三峽也 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湖南軍楚王

三月甲寅。以李敬周為武信留後。從孟知祥之請也 丙辰。初置監

牧。蕃息國馬。蕃扶元翻唐置監牧以畜馬喪亂以來馬政廢矣今復置監牧以蕃息之然此時監牧必置于并代之間若河隴諸州不能復盛唐之舊

是後帝問樞密使范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帝曰。吾居兵間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與梁戰河上。馬纔萬匹。今馬多矣。不能一天下。奈何。延光曰。一馬之費。足以養步卒五人。帝曰。肥戰馬。以瘠吾人。其愧多矣。今因置監牧。事併錄之。初莊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亦由之。以魏州牙兵

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終二百七十四卷天成元年 趙在禮之徙滑州。為于

楊本新 史南平 世家 作琪

西考異 傳東 誤

皇甫暉趙進制趙在禮不得左右者也

日翻 戌盧臺軍以備契

丹。不給鎧仗。但繫幟於長竿。以別隊伍。由是皆俛首而去。

繫音計幟

昌志翻別彼列翻俛音免

中塗聞孟知祥殺李嚴。軍中籍籍。已有訛言。既至。會

朝廷不次擢烏震為副招討使。訛言益甚。房知溫怨震驟來代

己。房知溫自莊宗時戍邊以舉兵從帝建節烏震自刺史領節又代知溫為副招討故怨其驟

震至未交印。壬申。震召

知溫。及諸道先鋒馬軍都指揮使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博於東

寨。時盧臺戍軍夾河東西為兩寨

知溫誘龍睦所部兵。殺震於席上。其眾譟於營

外。譟者烏震親兵也歐史以為譟者亂兵誘音酉安審通脫身走。奪舟濟河。將騎兵。按甲不

動。知溫恐事不濟。亦上馬出門。甲士攬其轡曰。公當為士卒主。

去欲何之。知溫給之曰。騎兵皆在河西。不收取之。獨有步兵。何

能集事。遂躍馬登舟。濟河。與審通合。謀擊亂兵。亂兵遂南行。騎

兵徐踵其後。部伍甚整。亂者相顧失色。列炬宵行。疲於荒澤。詰

朝。騎兵四合擊之。詰去吉翻亂兵殆盡。餘眾復趣故寨。審通已焚之。

亂兵進退失據遂潰其匿於叢薄溝澮隘石得免者什無一二

范延光還至洪門。聞盧臺亂。發滑州兵。復如鄴都。以備奔逸。

帝遣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傳詔安諭孟知祥。及吏民。

以孟知祥殺李嚴懼

其不自安也知祥自此浸驕

甲戌。至成都。

劉訓兵至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揮

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

以應劉訓也

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於

吳。吳人遣水軍援之。

夏四月庚寅。勅盧臺亂兵。在營家屬。並

全門處斬。

處昌呂翻自帝即位已來汴州張諫之亂滑州于可洪之亂以至盧臺之亂凡亂兵皆夷其家然而流言不息盼盼然疾視其上者相環也此

無它以亂止亂故爾勅至鄴都。闔九指揮之門。驅三千五百家。凡萬餘人於

石灰窰。悉斬之。永濟渠為之變赤。

唐開元二十八年魏州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灰窰引流至城西至魏橋以

通江淮之漕為於僞翻

朝廷雖知房知溫首亂。欲安反仄。癸巳。加知溫兼侍

中。先是孟知祥遣牙內指揮使文水武璋。迎其妻瓊。華長公

主。及子仁贊於晉陽。

孟仁贊後改名昶

及鳳翔。

行及鳳翔也李從曠聞知祥

殺李嚴。止之以聞。帝聽其歸蜀。丙申。至成都。鹽鐵判官趙季

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季良為副使。朝廷不得已。丁酉。以

案謀者兵之為亂與通兵新舊無異說注以為烏震新兵者妄矣

本紀

紀事本末

異本守 上有守 中守令 四字同

季良為西川節度副使

趙季良由此遂為孟知祥佐命之臣

李昊歸蜀

李昊隨王衍東遷至是歸蜀

知祥以為觀察推官

江陵卑濕復值久雨

復扶

糧道不繼將

士疾疫劉訓亦寢疾癸卯帝遣樞密使孔循往視之且審攻戰

之宜五月癸丑以威武留後王延鈞為本道節度使琅邪王

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人城說高季興

說式

季興不遜

丙寅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丁卯又遣使賜楚王殷鞍馬

玉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得

湖南荆南輔軍相依雖厚賜楚人以督其饋軍終不奉詔

庚午詔

劉訓等引兵還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帝賜之駿馬

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且請擊鎮自附於吳

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

去羌

高氏事唐久矣

自唐滅梁

高氏即

洛陽去江陵不遠

舊唐書地理志洛陽至江陵一千三百一十五里

唐人步騎襲之

甚易

易以

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

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自附於唐

任園性剛急且特與帝有舊

全征蜀之兵以歸帝

史言徐溫能

敢為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

唐舊制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

安重誨

請從內出

請從內出則樞密院得專其事

與園爭於上前往復數四聲色俱厲上

常語近

上曰宰相官人曰

退朝官人間上適與重誨論事為誰

此蓋唐時宮中人老於事者

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

妾在長安宮中

輕大家耳上愈不悅

唐明宗起於行伍而為天子常疑宰相輕己豆盧革章說之死猶曰自取然以此而斥任園卒亦寔之死地大誤矣

卒從重誨議

卒子

園因求罷三司

為安重誨議殺任園張本

詔以樞密承旨孟

鵠充三司副使權判

五代置樞密院都承旨副承旨以諸衛將軍充權判者權判三司事也

鵠魏州人也

六月庚辰太子詹事溫輦請立太子丙戌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任園罷守太子少保己丑以宣徽北院使張延朗判三

司壬辰貶劉訓為檀州刺史

以征荆南無功也檀州密雲郡因白檀古縣名以名州

丙申

封楚王殷為楚國王西方鄴敗荆南水軍於峽中復取夔忠

萬三州

敗補

通鑑卷二百七十五

後唐紀四

二十七

案目錄 庚辰明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六

端明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

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五

起疆圍大淵獻七月盡屠維赤奮若凡二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中之上

天成二年秋七月以歸德節度使王晏球為北面副招討使

制史本
紀于晏
球為副
使係庚
戌朔

既死以王晏球代之按薛史是年七月戊辰詔曰本朝親王遙領方鎮遂有副大使知節度事年代已深相沿未改其東川西川今後落副大使只云節度使尋諸鎮皆正授節度使

丙寅升夔州為寧江軍以西方鄰為節度使賞破高季興軍復夔忠萬

之功也蜀以夔州為鎮 癸酉以與高季興夔忠萬三州為豆盧革

韋說之罪元年以三州與季興革說猶為相因此罪之皆賜死流段凝於遼州温韜

於德州劉訓於濮州自唐末以來流貶者皆不至其地遼德濮皆唐境也此三人皆使至流所任圜請致

仕居磁州磁墻之翻許之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冊禮使至長

本紀政
仕係甲
戌

通鑑卷二百七十六 後唐紀五

江西南餘
事秦王
從榮從
榮敗乃
奔吳唐
書從之

通鑑卷二百七十六 後唐紀五

開門降帥讀曰孫晟奔吳。徐知誥客之為孫晟盡節於江南張本。戊戌。詔免

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近其辛丑。吳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溫卒。初溫

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

子。徐溫養知誥為子。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寧二年數請代之。執吳政。數所溫曰。汝曹皆不

如也。嚴可求及行軍副使徐玠。屢勸溫。以知詢代知誥。徐知誥

可求結之以婚姻。而可求之心。不為之變。徐溫之門。忠于所事者。嚴可求。陳彥謙而已。溫以知誥孝謹。不忍也。陳夫

人曰。知誥自我家貧賤時養之。陳夫人徐溫之妻。子畜知誥者也。柰何富貴而棄

之。可求等言之不已。溫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帥讀曰率將

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

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上時是夕。溫凶問至。乃止。史言徐知誥得吳

乎其間。篡吳之業自此成矣。知詢亟歸金陵。為知誥知詢不相容張本吳主贈溫齊王。諡曰

忠武。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筠久疾。將佐請見。不許。副使符彥

琳等疑其已死。恐左右有奸謀。請權交符印。筠怒。收彥琳及

官都指揮使下獄。誣以謀反。下選詔取彥琳等詣闕。按之無狀。

釋之。觀于可洪張筠之事。帝之廟號曰明。亦有以也。徙筠為西都留守。莊宗同光三年。復以長安為西都。癸

卯。以保義節度使石敬瑭為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死。以石敬瑭代之。兼侍衛

親軍馬步都指揮使。十一月。庚戌。吳王即皇帝位。追尊孝武

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孝武王。忠武王。行密也。景王。威王。溥也。宣王。者

隆演也。安重誨議伐吳。安重誨欲乘徐溫之死而伐之。且問其舉大號之罪。帝不從。根本不固而伐人之國。莊宗覆

車可鑿也。故不許。甲子。吳大赦。改元乾貞。丙子。吳主尊太妃王氏曰

皇太后。以徐知詢為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若

之官職者。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吳國中外大權實皆歸於徐知誥十二月。

戊寅朔。孟知祥發民丁二十萬。修成都城。吳主立兄廬江公

濛為常山王。弟鄱陽公澈為平原王。澈勅列。吳主立兄廬江公

安王。弟居勇。翻。吳主稱帝。封其兄弟及其兄子。皆自公陞王。初晉陽相者周玄豹。相息亮。翻。嘗言。

通鑑卷二百七十六 後唐紀五 三

目錄從

陸本族

帝貴不可言。帝即位。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陛下當為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詢。復扶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

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史言趙鳳有識帝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中書

舍人馬縞。縞工老請用漢光武故事。七廟之外。別立親廟。見四十一卷漢光武

三年。中書門下奏。請如漢孝德孝仁皇例。稱皇。不稱帝。孝德皇見五十六卷靈帝建寧元年帝欲兼稱帝。羣臣乃引德明玄元興聖皇

帝例。皆立廟京師。唐尊卑陶為德明皇帝。老子為玄元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例時詣翻帝令立於應

州舊宅。自高祖考妣以下。皆追諡曰皇帝皇后。墓曰陵。五代會要

祖聿為孝恭皇帝。廟號惠祖。陵曰順陵。妣崔氏曰昭皇后。曾祖教曰孝質皇帝。廟號毅。祖陵曰衍陵。妣張氏曰順皇后。祖琰曰孝靖皇帝。廟號烈祖。陵曰奔陵。妣何氏曰穆皇

后。父寬曰孝成皇帝。廟號德祖。陵曰慶陵。歐史曰。高祖妣劉氏。曾祖諱放。父孝成。妣劉氏。諡懿皇后。四陵皆在應州金城縣。按帝之先本夷狄。既無姓氏。其名必當時有司所

也。製漢主如康州。九域志廣州南至康州一百九十里是歲。蔚代緣邊。粟斗不過

十錢。蔚紆三年。春。正月。丁巳。吳主立子璉為江都王。璉為江夏王。璉為宜

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玠為南陽王。璉力展翻。璘離珍翻。璆音求。玠悲

昭義節度使毛璋。所為驕僭。時服赭袍。赭袍天子所服。赭音者縱酒為戲。

左右有諫者。剖其心而視之。帝聞之。徵為右金吾衛上將軍。璋

在邠州。以驕僭徵。及在潞州。復然。謂之不軌可也。然一詔徵之。則束手入契丹

陷平州。元年冬。盧文進來奔。唐得平州。至是復為契丹所陷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帝將

如鄴都。時扈駕諸軍家屬。甫遷大梁。又聞將如鄴都。皆不悅。詢

詢有流言。說讀曰悅。詢許拱翻帝聞之。不果行。吳自莊宗滅梁以來。使

者往來不絕。庚辰。吳使者至。安重誨以為楊溥敢與朝廷抗禮

並立為帝。遣使窺覘。覘丑廉翻。又丑艷翻拒而不受。自是遂與吳絕。張筠

至長安。去年徙張筠留守西都守兵閉門拒之。上意筠單騎入朝。以為左衛

上將軍。壬辰。寧江節度使西方鄴。攻拔歸州。未幾。荆南復取

之。歸州高季興巡屬也。九域志夔州東至歸州三百三十里。幾居豈翻。復扶又翻。下宜復同樞密使同平章事孔循

者為胡守西傳新

本紀毛

新史記

目錄如

作幸

者為胡守西傳新

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帝欲為皇子娶重誨女。為于循謂重誨

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為昏。重誨辭之。久之。或謂重誨

曰。循善離間人。間古不可置之密地。循知之。陰遣人結王德妃。

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為從厚婦。帝許之。王德妃有寵於帝。言重

誨大怒。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兼東都留守。解其

職。重誨性強愎。愎蒲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

之。當時諸帥皆樂在方鎮。得自恣。獨華除左驍衛上將軍。月別賜錢穀

俸給之外。歲餘。帝謂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重鎮處之。華溫琪

然處昌呂翻。重誨對以無闕。它日帝屢言之。重誨愠曰。臣累奏無

闕。惟樞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華溫琪之才。誠不足以

相得之雅。詳明敷奏。明宗宜無不從。今則上下。溫琪聞之懼。數月不出。重

誨惡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與王都交結。有異

志。惡烏路翻。初帝為代州刺史。王建立已為虞侯將。後從鎮真定。帝自鄴為亂兵所

重誨亦帝潛躍之時。所親信者也。即位。自中門使。樞密使。重誨之所以惡建立

立亦奏重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既至。言重誨與宣

徽使判三司張延朗結昏。相表裏弄威福。三月辛亥。帝見重誨。

氣色甚怒。謂曰。今與卿一鎮。自休息。以王建立代卿。張延朗亦

除外官。重誨曰。臣披荆棘。事陛下數十年。值陛下龍飛。承乏機

密。承乏者。承人之乏也。言適數年間。天下幸無事。今一旦棄之外鎮。

臣願聞其罪。帝不懌而起。此段自孔循以下。言重誨與孔循相傾。自華溫琪

舊戀權而不肯退。明宗積受浸潤之譖。以下言其君臣嫌隙之所自來。蓋重誨挾依乘之

曰。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奈何以小忿棄之。願垂三思。朱

昭今日之言。知重誨之眷未衰也。鳳翔之奏。知重誨之權已去也。小人之智。隨時而反覆。可畏也哉。帝尋召重誨。慰撫之。明日。

建立辭歸鎮。帝曰。卿比奏欲入分朕憂。比毗至今復去何之。扶

又翻。下。會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鄭珽。請致仕。己未。

以珽為左僕射致仕。癸亥。以建立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建立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判三司。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蜀中井鹽東西川巡屬之內皆有之各欲障固以專其利

故爭按唐盛時邛嘉眉有井十三劍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綿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東川鹽利多于西川矣璋誘商旅

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漢州東南與東

川接界故列置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也。楚王殷

如岳州遣六軍使袁詮詮丑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

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郎洑。江陵府石首縣沙步有劉郎浦蜀先主納吳女處也洑房六翻洑流

洑希瞻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艦戶翻翻艘疎詰旦兩軍合

戰希瞻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

請和歸史光憲于楚。高季興執史光憲見上卷上年軍還楚王殷讓環

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中朝謂唐也既在中原且天朝也四

戰之地也。四面受敵謂之四戰之地宜存之以為吾扞蔽。宋時趙韓王勸太祖緩取太原意亦如此殷悅

環每戰身先士卒。先悉薦翻與眾同甘苦常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

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卒之死力者勝楚大舉水軍環曰

圍封州。宋白曰封州即漢蒼梧郡之廣信縣也梁置梁信郡隋置封州在豐水之陽漢主以周易筮之遇大

有。龜為卜策為筮以四十九策信手分開視其奇耦三變而成爻十有八變而成卦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左

右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漢都番禺做唐上京置左右街使九域志廣州

西至封州六章至賀江沈鐵絙於水。沈持林翻兩岸作巨輪挽絙

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

之入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強弩夾水射之。射而亦翻楚

兵大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為封州團練使夏四月以鄴都

留守從榮為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馮贇為副

留守。贇於倫翻夾馬指揮使新平楊思權為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

戊寅以宣武節度使石敬瑭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加同平

章事以樞密使范延光為成德節度使丙戌以樞密使安重誨

兼河南尹以河南尹從厚為宣武節度使仍判六軍諸衛事。從厚

綱目二百三
作林有二百
下揚浦也
紀四本
未同

本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今易
鎮汴州而判六軍諸衛事如故
吳右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

彥章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岳州治巴陵洞庭湖在巴陵西君山在洞庭湖中方六十里楚

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

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三百絕

吳歸路帥讀日率遲明吳人進軍荆江口遲直二翻荆江口洞庭湖與大江會處將會荆南

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磯德勳命戰棹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

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吳軍大敗虜璘及彥

章以歸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都鎮易定十餘年梁均王龍

德元年王都得定州至是九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

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位惡之王都囚其父處直而篡其位見二百七十一卷後梁均王龍德

元年惡烏路翻時契丹數犯塞數所角翻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瓦橋盧臺皆在幽易之間

大將往來都陰為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宅鎮腹心和

昭訓勸都為自全之計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

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為兄弟陰與之謀

復河北故事欲復如唐河北諸鎮世襲不受朝廷徵發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

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是時青帥霍彥威徐帥房知溫潞帥毛璋益帥孟知祥梓帥董璋皆

偏疆難制者也遺唯季翻下金遺同間古竟翻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歸德節度使王晏

球說式內翻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遺于季翻癸巳

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宜徵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北面諸將

謂招討王晏球及所部成幽易間諸將及幽州帥趙德鈞也戊戌吳徙常山王蒙為臨川王庚

子詔削奪王都官爵壬寅以王晏球為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

行州事以橫海節度使安審通為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

虔釗為都監監古衙翻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其

北關城權知定州行州事者以未得定州城使王晏球權知行州事於城外以招撫定州之民蓋此命未頒晏球之兵已至定州城下矣都以

重賂求救於奚酋禿餒禿餒即圍莊宗者虜酋之傑也酋慈秋翻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

定州晏球退保曲陽曲陽漢之上曲陽縣隋改為恒陽唐元和十五年更名曲陽避穆宗名也屬定州九域志縣在州西六十里

王都傳
有岐案
益李從
帥李從
金遺同
四字同

通鑑卷二百七十一

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禿餒以二千騎奔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城堅不可攻。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為行府。置招討使行府及定州。州行州於西關城。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三州定祁易也。王晏球之攻定州。以持久弊之。此其先定之計也。辛酉。以天雄節度副使趙敬怡為樞密使。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

大軍趣望都。九域志。望都縣在定州西南六十里。新樂縣在定州西南五十里。延朗遂之真定。之往也。同光初。建北都於鎮州。以鎮州為真定府。尋廢北都。而真定府不廢。九域志。自新樂縣西南至真定七十里。留趙州刺史朱建豐將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它道入定

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於行唐。九域志。行唐縣在真定府北五十五里。丙寅。至曲陽。自行唐西北至曲陽三十許里。王都乘勝悉其眾。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戰于城南。

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將即亮。校戶教翻。令魯定翻。輕率正翻。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去亮。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槌揮劍。直衝其陣。大破之。僵尸蔽野。短

兵則將士齊致死。直衝其陣。則敵不及拒。北人所恃者弓矢。既入其陣。皆不得用。而槌劍所及。不死則傷。是以甚敗。槌則瓜翻。僵居良翻。陳讀曰陣。契丹死者過半。過音。餘眾北走。都與禿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

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子遺。子吉列翻。單也。言無單子得遺也。吳遣使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彥章。楚王殷歸之。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朝直。遙翻。必俟眾

駒爭阜棧。阜才早翻。棧士限翻。阜馬。廐也。棧以竹木藉之。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別彼列翻。其後馬氏諸子爭國。南唐乘而取之。卒如許德勳之言。然德勳相楚。知其將亂。不以告戒其主。而以語鄰國之人。非忠也。左傳。鄭子太叔謂晉張趯有智。然猶在君子之後者。正此類也。六月。辛巳。高季興復請稱藩于吳。吳徐溫議不受。高季興稱臣。見上卷。上年五月。吳進季興爵秦王。帝詔楚

王殷討之。殷遣許德勳將兵攻荆南。以其子希範為監軍。次沙頭。次沙頭。則已。逼江陵矣。季興從子雲猛指揮使從嗣。單騎造楚壁。請與希

範挑戰。決勝。副指揮使廖匡齊出與之鬪。拉殺之。從子才用翻。造。匕到翻。挑徒了。

本紀云
德鈞有
千餘人

即位安重誨出繼陶以乞段衎衎亦惡而謂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帝子也

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衣於既胡蝶達協翻 謂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帝子也

已即帝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念乎 王晏球即杜晏球莊宗之滅梁也

之玉都欲以 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不悉衆

決戰則束手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 王建立以目不知書

請罷判三司不許 乙未吳大赦 吳越王鏐欲立中子傳瓘

為嗣 中讀 謂諸子曰各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之 言欲擇功多

瓘兄傳瓘傳璟傳璟皆推傳瓘 瑋殊六翻瑋力吊翻又力 乃奏請以

兩鎮授傳瓘閏月丁未詔以傳瓘為鎮海鎮東節度使 戊申

趙德鈞獻契丹俘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之

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 紓商居 乃赦惕隱等

會長五十人置之親衛 後唐蓋做盛唐之制朝 會立仗有親勳翊三衛餘六百人悉斬之

丹屢求楊 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貢 初盧文進來降 事見上

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為盧龍節度使守平州 卷元年

親將以三百騎監之 衛工 希崇本書生為幽州牙將沒於契丹

歐史曰劉守光使張希崇 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 易以鼓翻 因與

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所不忘也然虜衆我寡奈

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 誘音 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

其知而徵兵 比必利 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為窋實以石灰

窋才性翻石灰鑿取山石 明日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殺之投諸窋中

從才 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 此所發者 契丹衆皆潰去希崇悉

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為汝州刺史 歐史曰以為 吳王

太后殂 吳主之母 九月辛巳荆南敗楚兵于白田執楚岳州

刺史李廷規歸于吳 九域志岳州巴陵縣有白田鎮 乙未勅以温韜

發諸陵段凝反覆令所在賜死 去年温韜流遼州 己亥以武寧節

度使房知溫兼荆南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分遣中使發

諸道兵赴襄陽以討高季興 前年劉訓討荆南 辛丑徙慶州防

綱目無 紀下之 未同

史張希 崇殺 宜之二 中下

案目錄 辛丑

禦使竇廷琬為金州刺史。冬十月，廷琬據慶州拒命。丙午，以

橫海節度使李從敏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代安審通也從敏，帝之

從子也。從子才用翻戊申，詔靜難節度使李敬周發兵討竇廷琬。慶州

靜難軍巡屬也，故使討之，難乃且翻。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伺相吏翻諸將屢有謀

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

聯騎巡城。騎奇計翻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

非梯衝所及。」梯雲梯衝衝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為？不若食三

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帝從之。用兵之術，攻城最難，然攻城有二術，城有外援

則須悉力急攻，以求必克，城無外援，則持久以弊之，在我者兵力不損而坐收全勝，古之善用兵者皆知此術也。十一月，有司請為

哀帝立廟，詔立廟於曹州。為于偽翻，梁太祖開平二年，弒唐哀帝于曹州，事見二百六十六卷。平盧節

度使晉忠武公霍彥威卒。忠州刺史王雅取歸州。忠州時屬夔州，寧江軍，西

方鄴所部也，歸州時屬荆南軍，高季興所部也。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為妃。循因之，得

之。大梁。時孔循兼留守東都，帝在大梁，得之者得往也，有職守者不得擅離職守，孔循職守東都，而曰得之，大梁者，蓋安重誨怒孔循自樞密出為忠武節度使，東都留守時帝在大梁，循未得領留守之職，今因嫁女得至東都耳。以下文促令歸鎮，明之可以知矣。厚結王德妃之黨，乞留安重誨，具奏其事，力排之。禮畢，嘉禮畢也

促令歸鎮。復歸忠武軍所鎮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建立同平

章事。充平盧節度使。丙申，上問趙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

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上曰：「先朝受此賜者，止三

人。薛居正五代史，莊宗同光二年正月甲寅，帝御中興殿，面賜郭崇韜鐵券。崇韜二月丁亥，賜李嗣源鐵券。三年，賜朱友謙姓名李繼麟，入屬籍，賜鐵券。崇韜

繼麟，尋皆族滅。二人族滅，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元年，朝直遙翻。朕得脫如毫釐耳。帝為莊宗所猜忌，又困於

讓事始於二百七十三卷同光三年，取鄴都，細銜之日。時訖于二百七十四卷元年，出鄴都在魏縣之日。因歎息久之。趙鳳曰：「帝王

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十二月，甲辰，李敬周奏拔慶

州。族竇廷琬。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寢疾，命其子行軍司馬忠

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從誨，權知軍府事。丙辰，季興卒。考異曰：唐明宗實錄，天

成三年十一月壬午，房知溫奏高季興卒，烈祖實錄亦云，乾貞二年十一月，季興卒，蓋傳聞之誤。按陶穀季興神道碑及勃海行年記皆云，十二月十五日卒，今從之。吳主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兼侍中。高從誨字遵聖，季興長子也。史館修撰

宜朝在字上音

張昭遠上言。臣竊見先朝時。皇弟皇子。皆喜俳優。喜許入則飾

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言何道而能為賢人也諸皇子。宜精

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

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

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

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分扶問翻。塞昔則翻。省昔帝賞歎其言。

而不能。用自梁開平以來。至于天成。惟張昭遠一疏。能以所學而論時事耳。不有

者。亦由時人言張昭遠儒學而賞歎之耳。豈知所言深有益於人之國哉閩王延鈞。度民二萬為僧。由是

閩中多僧。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狠。少詩照翻。不

親政務。帝遣左右素與從榮善者。往與之處。使從容諷導之。處

呂翻。從其人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

成之風。從厚時為河南尹。故稱之為河南相公齒長。長知兩翻。言從榮宜自

策勵。勿令聲聞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步軍都指揮使楊

思權曰。朝廷之人。皆推從厚而短我。我其廢乎。思權曰。相公手

握彊兵。且有思權在。何憂。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

固之備。觀從榮之問。與楊思權之對。其又謂帝左右曰。君每譽弟而

抑其兄。譽音我輩豈不能助之邪。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馮贇。贇

密奏之。帝遣左右諷導從榮。是其密受上指。最為親切。從榮之不悅。楊思權之脅

有曲帝召思權詣闕。以從榮故。亦弗之罪也。帝不罪楊思權。其後遂

隙已構。雖罪思權。亦未如之何矣

四年春正月。馮贇入為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易

宜選重德輔之。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二月癸卯。定

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禿餒及契丹

二千人。王晏球自去年四月辛亥。以王晏球為天平節度使。與趙

德鈞並加兼侍中。賞王晏球以平王都之功也。賞趙德鈞以擒楊隱之功也禿餒至大梁。斬於市。

樞密使趙敬怡卒。甲子。帝發大梁。丁卯。門下侍郎同平

亦故乎榮之有章門同南時
也稱下章亦稱相事下中為
相文事加從公故平書加

大正云
相時稱
皆使相

庚午錄
至作

送錢卷一百七十六

章事崔協卒於須水唐初置須水縣貞觀中併入鄭州管城縣九 庚午

帝至洛陽二年冬十月帝如大梁至是還洛陽 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

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三月辛巳晏球入朝帝美其功

晏球謝久煩饋運而已史言王晏球有功而不伐 皇子右衛大將軍從璨性

剛安重誨用事從璨不為之屈為于偽翻 帝東巡即謂如大梁時也 以從璨

為皇城使從璨與客宴於會節園會節園在洛陽城中張全義鎮洛歲久私第在會節坊室宇園池為一時

巨麗輸之官酒酣戲登御榻凡御園設御榻遊幸之所御也 重誨奏請誅之丙戌賜

從璨死 橫山蠻寇邵州邵州漢為昭陵縣屬長沙國東漢屬長沙零陵二郡又改昭陵為昭陽縣吳立邵陵郡晉武帝

沙府希聲知政事總錄內外諸軍事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聞

於股希聲字若訥股次子也為殺高郁張本 夏四月庚子朔禁鐵錫錢時湖南專用

錫錢銅錢一直錫錢百流入中國法不能禁馬殷得湖南鑄錫為錢本用之境內其後遂流

坊於下
字下有錢

京城及諸道於市行使錢內點檢雜錢並宜禁斷京州縣每有私鑄錢者不

嚴加科流轉恐私加鑄造應中外所使銅錢內鐵鐵錢即宜毀棄不得輒更有行使如

違其所使錢不計多少並納入官仍科深罪蓋鐵錫錢之禁舊矣今又中嚴之而不能

禁也 丙午楚六軍副使王環敗荆南兵于石首敗補 初令緣

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詣闕先是党項皆詣闕以貢馬為名國

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有司苦其耗

蠹故止之五代會要曰自上御極以來党項之衆競赴闕下賣馬常賜食於禁廷

賜賚耗蠹為多雖降赦止醉則連袂歌其土風凡將到馬無驚良並云上進雖約給價直然館給

之竟不能行党底朗翻 壬子以皇子從榮為河南尹判六軍諸

衙事從厚為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兩易二子之任 契丹寇雲州

甲寅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趙鳳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月乙酉中書言太常改諡哀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

宗既稱宗則應入太廟在別廟則不應稱宗哀帝廟在曹州 乃去廟號

去羌 帝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令西川獻

本紀何
作衙

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

董璋方上有人

綱目下有檢遠

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帝在藩鎮時客將也。為安重誨所厚。特

恩驕慢。至梓州。東川節度治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

飲。妓渠綺翻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

聞西川斬李客省。詭古侯翻。又許侯翻。李客省謂李嚴也。斬李嚴見上卷二年謂我獨不能邪。仁矩

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既而厚賂仁矩以謝之。欲以賂絕其口仁矩還言

璋不法。未幾。幾居豈翻帝復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復扶又翻入境

失小禮。璋拘其從者。從才用翻彥珣奔還。還從宜翻。又如字高季興之叛也。

見上卷其子從誨切諫不聽。從誨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

遠。非計也。乃因楚王殷以謝罪於唐。又遣山南東道節度使安

元信書。遺惟季翻求保奏。復修職貢。丙申。元信以從誨書聞。帝許之。

契丹寇雲州。一月之間再寇雲州者契丹主耶律德光漸西徙也六月。戊申。復以鄴都為

魏州。莊宗同光元年即位於魏州。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既遷洛。同光三年復唐之舊。以洛陽為東都。改魏州之東京為鄴都。今復以為魏州留守皇

城使並停。庚申。高從誨自稱前荆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上

表求內附。秋七月。甲申。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兼侍中。己丑。罷

荆南招討使。討京南事。始上卷二年。今以其內附罷兵八月。吳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

簡。以疾求還江都。楊州治江都縣。吳所都也癸丑。卒于採石。徐知詢簡壻也。擅

留簡親兵二千人于金陵。徐知詢時代。父溫鎮金陵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

州。武昌節度使。治鄂州徐知誥以龍武統軍柴再用為武昌節度使。知詢

怒曰。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為濠州。吳初用劉金為濠州刺史。金卒。子仁規代之。仁規卒。子崇俊代之彥

忠。吾妻族。獨不得邪。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為謀主。馬殷

初得潭州。即用高郁為謀主國賴以富強。如收茶征。令民種桑。以繒績充賦之類鄰國皆疾之。莊宗入

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見二百七十二卷。莊宗同光元年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

氏當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此言所以間高郁也。比毗至翻高季

興亦屢以流言間郁於殷。間古覓翻殷不聽。乃遣使遣節度副使知

政事希聲書。遺惟季翻盛稱郁功名。願為兄弟。使者言於希聲曰。高

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行軍司

馬

通鑑卷一百七十六

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譖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為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

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西山即長沙西岸。嶽麓諸山也。獠子漸大。能咋人矣。獠

荆南富作湖南

例翻。犬強為獠。昨鉏陌翻。齧也。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府舍。荆南軍府署舍也。勝諭中外。誣郁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尙未知。是日

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唐昭宗光啓二年。馬殷從孫儒度淮。事見二百五十七卷。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冤死者乎。時諸鎮皆有馬步司。置獄院。以鞠囚。今大藩亦有兵馬司。日。吏以郁死告。殷撫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己出。使我勳舊橫

罹冤酷。橫戶。孟翻。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蓋是時馬殷尸居而已。不復能制其

子處昌。呂翻。九月。上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從千容翻。屢。龍遇翻。四方無

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謂為河東掌書記時也。奉使中山。歷井陘之

險。自太原使中山。經井陘之。道。經音刑。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

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上深以為然。上又問

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殍。破表翻。歲

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

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剗却心頭肉。語雖鄙

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謂絲穀未熟。農家艱食。先稱貸以自給。至於賣絲糶穀。僅足以償債耳。聶尼。輒翻。糶。它弔翻。剗。烏丸翻。農

於四人之中。最為勤苦。士農工商。是謂四民。唐避太宗諱。率謂民為人。人主不可不知也。

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鄜州兵戍東川者。歸本道。鄜。音

夫董璋擅留其壯者。選羸老歸之。羸。倫為翻。仍收其甲兵。癸巳。西

川右都押牙孟容弟。為資州稅官。坐自盜抵死。律。監臨自盜。贓重者至死。抵至也。觀

察判官馮瑑。中門副使王處回。為之請。瑑。柱竟翻。為于偽翻。孟知祥曰。雖

吾弟犯法。亦不可貸。况它人乎。吳越王鏐居其國。好自大。朝

廷使者。曲意奉之。則贈遺豐厚。不然則禮遇踈薄。好呼到翻。遺。惟季翻。下同。嘗

遺安重誨書。辭禮頗倨。薛史曰。錢鏐致書安重誨云。吳越國王致書于某官執事。不叙寒暄。重誨怒其無禮。帝遣供

馮道新傳。下秋。下。陸本同。

癸巳

目錄有併三條而此一本不載此本不併三條而此一本不載此本不併三條而此一本不載

奉官烏昭遇 考異曰吳越備史十國紀年皆云監門 韓玫使吳越 杯莫

昭遇與玫有隙使還 使疏吏翻還從 宣翻又如字 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謂

鏐為殿下及私以國事告鏐安重誨奏賜昭遇死癸巳制鏐以

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

繫治之 治直 鏐令子傳瓘等上表訟冤皆不省 省悉 初朔方

節度使韓洙卒 梁均王乾化四年 弟澄為留後未幾定遠軍使李

匡賓聚黨據保靜鎮作亂 幾居豈翻保靜隋之弘靜縣也唐神龍元年改曰

鎮在黃 朔方不安冬十月丁酉韓澄遣使齎絹表乞朝廷命帥

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 惡其以胡語奏事在左右 常戒之曰康福

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為

帥者多遇害戊戌以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 唐之盛時河西節度使

福見上涕泣辭之上命重誨為福更它鎮 更工行翻 重誨曰福

自刺史無功建節尚復何求 復扶 且成命已行難以復改上不

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行上遣將軍牛知柔河

中都指揮使衛審崱等將兵萬人衛送之審崱徐州人也 除與都

辛亥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壬子以內客省使李仁矩為節

度使 欲以制兩川也為李仁矩敗沒張本按職官分紀五代有內客省使客省使副

使 使各一官通鑑於天成二年三月書客省使李仁矩今書內客省使豈自客省

客省使邪 先是西川常發芻糧饋峽路 先悉 孟知祥辭以本道

兵自多難以奉它鎮 峽路特別為寧 詔不許屢督之甲寅知祥奏

稱財力乏不奉詔 吳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

徐知詢自以握兵據上流 金陵在廣 意輕徐知誥數與知誥爭

權內相猜忌 數所 知誥患之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

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為

也 少詩 知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知知詢不可輔反持

照翻 知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知知詢不可輔反持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後唐紀五 十六

其短。以附知誥。徐玠本勸徐溫以知詢代知誥者也。其事見本卷上年十月。吳越王鏐遣知詢金

玉。鞍勒器皿。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爲嫌。乘用之。錢鏐以此間徐知詢知詢不之覺其

唐味如此。路振九國志以爲錢弘佐所遺。非也。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

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說式芮翻。朝直遙翻。處昌呂翻。彼謂徐知誥也。

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諭音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

密輸欸於知誥。欸誠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周廷望處人兄弟之間而反覆兩端固取死之道

道。知詢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溫喪。知誥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

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徐知詢之代父鎮金陵也。加侍中。故以稱之。宜亟入謝。

誘之入朝。徐知誥之計也。廷望還。以告知詢。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知詢爲

統軍。領鎮海節度使。遣右雄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

都。姓譜柯姓。吳公子柯盧之後。又拓拔與諸姓。有柯拔氏。改爲柯氏。知誥自是始專吳政。史言徐知誥之篡事。至此方成。

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先王謂徐溫也。兄爲人子。初不臨喪。可乎。知

誥曰。爾廷劔待我。我何敢往。爾爲人臣。畜乘輿服御物。

亦可乎。畜救六翻。乘繩翻。謂知詢用錢鏐所遺龍鳳飾鞍勒器皿也。天子服用之物。謂之乘輿物。知詢又以廷望所

言詰知誥。詰去吉翻。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壬辰。吳主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大和。

康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擊走之。至青剛峽。自方渠囊駝路出青剛峽。

過早海至靈州。趙珣聚米圖經曰。環州洪德寨。歸德川在洪德東。透入鹽州。青剛川在洪德西北。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寨。入蒲洛河。至羅德清邊。鎮入靈州。自過美利寨。後漸入平夏。經早海中。難得水泉。遇吐蕃野利大蟲二族。數千帳。皆不覺

唐兵至。福遣衛審崱掩擊。大破之。殺獲殆盡。由是威聲大振。遂

進至靈州。自是朔方始受代。十二月。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

領寧國節度使。徐知誥奪知詢寧國節。而自領之。知誥召徐知詢。飲以金鍾。酌酒

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它器均之。蹠獻知誥曰。願

與兄各享五百歲。蹠其几翻。蹠蹠也。知誥變色。左右顧不肯受。知詢捧

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詆諧語。掠二酒。合

飲之。不以禮取之。爲掠。合音閤。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

康福傳

與字疑

而卒別引一厄均酒之半跪捧而進曰陛下千萬歲陛下若不飲此非君臣同心同

德之義也臣不敢奉詔上色變無言久之左右皆相顧流汗莫知所從伶倫申漸高有

機智者竊論其旨乃乘詭譎盡併兩蓋以飲之內杯于懷中亟趨而出上密使親信持

良藥詣其私第解之已不及矣漸高腦潰而卒江表志烈祖曲宴引金鍾賜知詢酒曰

願我弟百千長壽知詢疑懼引它器均之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詢不飲久之樂工

申漸高乘詭譎併而飲之至家腦潰而卒二書皆出文寶而不同乃爾奉國節

度使知建州王延稟稱疾退居里第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庚

子詔以繼雄為建州刺史時王延稟既與王延鈞弑其君延鈞兵疆權重建

州又居福州上流勢陵延鈞故不復稟命于延鈞

而專達洛陽安重誨既以李仁矩鎮閩州使與綿州刺史武虔裕

皆將兵赴治赴治者赴虔裕帝之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

矩誦董璋反狀誦火迴翻仁矩增節而奏之朝廷又使武信節

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治直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

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為節鎮孟知祥亦懼分閩遂為節鎮欲以制東川

而龍州又鄧艾入蜀之道也武虔裕既刺線州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

是亦有分鎮之漸矣重以傳聞故孟知祥亦懼

併力以拒朝廷為兩川連兵攻

陷遂閬張本

江表志

問至是璋遣使詣成都請為其子娶知祥女為于知祥許之謀

通鑑卷二百七十六
後唐紀五

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六

